

契夫劇集
訶戲選二

海鷗

文生生活出版社刊

譯文叢書

契訶夫戲劇選集

麗尼譯

海

鷗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版初月一十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號 四 十 二 路 通 交 口 漢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集 選 劇 戲 夫 訶 契

鷗 海

譯 尼 麗

元 三 價 定

人物

伊琳娜·尼古拉葉夫娜·阿卡金（特里勃列夫夫人） 女優。

特里勃列夫（康斯坦丁·加里洛維奇） 青年，伊琳娜之子。

索林（彼得·尼古拉葉維奇） 伊琳娜之兄。

寧娜·米哈伊洛夫娜·查列奇尼 少女富地主的女兒。

尙拉葉夫（伊里亞·阿方拉葉維奇） 退伍少尉，索林的管家。

波黎娜·安得列葉夫娜 尙拉葉夫之妻。

瑪霞 尙拉葉夫之女。

特利哥林（波里斯·阿歷舍葉維奇）

文學家。

多恩（葉夫傑尼·賽爾該葉維奇）

醫生。

梅德兼科（賽米揚·賽米約諾維奇）

小學教員。

雅可夫

工人。

男廚役。

女婢。

戲劇發生在索林的屋子和花園裏。第三幕和第四幕間，時間相隔兩年。

第一幕

〔素林莊上，花園的一角。寬闊的林蔭路展向花園深處，直達湖畔，但路上此際已經塞住了一座草草搭成的，豫備私家演劇的小舞台，所以湖景已經遮蔽，不能看見。小台左右都有灌木叢。椅若干。小桌一。〕

夕陽剛已西垂。雅可夫和別的工人們正在小台的幕後忙着；時有咳嗽聲和錘擊聲。瑪霞和梅德兼科散步歸來，由左方上。

梅德兼科 你怎麼老穿黑的呢？

瑪霞 我爲我的生活悲哀。我不幸。

梅德兼科 爲什麼？（思索。）我不懂……你身體好；你父親雖不怎麼闊，可總算撈了不

少錢，我的生活可比你苦多啦。我每月纔拿二十三個盧布，就是這麼點錢，還得扣掉儲金什麼的。可是我並不老穿着黑的。（他們一同坐下。）

瑪霞 問題並不在錢。一個窮人也未嘗不可以幸福的。

梅德兼科 理論上，不錯；可是，實際上，却是這麼回事，我有兩個妹妹，一個母親，一個弟弟，再加上我，可是我的薪水一共纔二十三個盧布。我們得吃，得喝，不是嗎？還得有茶葉，有糖。還得抽抽煙。這就夠頭痛啦。

瑪霞 （端詳着舞台。）戲就要開演啦。

梅德兼科 是的，寧娜小姐主演，這是康斯坦丁·加里洛維奇的脚本。他們互相愛着，而今天，他們的靈魂就要結合起來，來實現那心心相印的藝術效果啦。可是，我的靈魂却還沒有一個共同的交點呢。我愛你，我煩惱得要死，在家裏簡直呆不下去。每天我跑十多里跑到這兒來，又跑十多里跑回家去，可是除了冷淡以外你什麼也沒有回報我。這，我當然完全明白。我是個窮小子，況且有一大家子人要我養活……誰高

與嫁給一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呢？

瑪霞 唉，胡說！（嗅嗅鼻煙。）你的愛情教我感動，可是我沒有辦法回報你的愛情——

不過是這麼回事罷啦。（把鼻煙拿出來遞給他。）來點兒罷？

梅德兼科 我不大愛這個。（稍停。）

瑪霞 多麼氣悶！定會有一場暴風雨要來……你老是討論些理論，要不然，就是錢，錢。在

你，你以為沒有什麼較之貧窮還更不幸；在我，破衣爛衫，沿門叫化，那還好過千倍。

……可是，跟你說這些算是白費，你怎麼也不會明白的。

（索林和特里列夫由右方上。）

索林（拄着拐杖。）在鄉下，我從來就覺着別扭得慌。我的孩子，天經地義，我一輩子也

不會習慣這種鄉下生活。昨兒晚上我十點鐘上牀，一睡就睡到今早九點纔醒，睡得

太多，就好像腦子給膠到腦殼上去了似的。（笑。）吃過午飯，不知道怎麼一來，我又

迷糊過去啦。現在，我簡直完全昏頭昏腦，老實說，就好像做着惡夢似的。

特里勃列夫 是的，您真得住到城裏去纔行。（看見了瑪霞和梅德兼科。）我的朋友們，臨到開演的時候，自然會請你們來的，可是現在，請別呆在這兒。請暫時走開一步罷。

索林（對瑪霞）瑪霞小姐，勞您駕跟您爸爸說說，讓他們把那匹狗的鍊子給鬆啦——

噤得真凶呢。我妹妹昨晚整整地又沒睡好。

瑪霞 您自己跟我父親說去罷；我可不說。請您別支使我。（對梅德兼科）咱們走罷！

梅德兼科（對特里勃列夫）開幕以前一定要通知我們去叫我們啊。（與瑪霞同下。）

索林 八成，那匹狗又會噤一整晚啦。什麼玩意兒！在鄉下，我從來就沒有稱心如意過。從前，我老愛請上什麼二十八天的假，到這兒來休息休息，可是，總有人給你種種不不小的麻煩讓你生氣，剛來到不過兩天，你就巴巴地又急着想走開啦。（笑。）我從來就把離別這個好地方當作痛快……可是，現在，我已經是退了伍啦；老實說，我也沒有別的地方可去。無論我樂意也好，不樂意也好，我都得住在這兒……

雅可夫 少爺，我們洗洗澡去。

特里勃列夫 好的；可是不要超過十分鐘。（看錶。）馬上就開演啦。

雅可夫 是，少爺。（下。）

特里勃列夫 （端詳着舞台。）這就是我們的舞台。這是幕，這是第一側景，這是第二側景，那邊——是開闊的空間。沒有任何的布景。祇是這開闊的天然的湖，和地平線。正當八點半鐘，月亮上來的時候，我們就開幕啦。

索林 妙極啦！

特里勃列夫 如果寧娜遲到，那就會破壞了整個的效果。這時候，她早該到啦。她父親和後娘老監視着她，她想離家一步就和越獄一樣地困難。（把舅舅的領帶拉正。）舅舅，您的頭髮和鬍子都不大像樣兒啦。您該把牠們修飾修飾……

索林 （整理自己的鬍子。）這正是我終身的悲劇。就在我年青的時候，我也老像喝醉了一輩子似的，不成樣子。從來我就不是女人們的寵兒。（坐下。）你母親爲什麼又不痛快？

特里勃列夫 爲什麼因爲她無聊。（坐在舅舅的身旁。）她嫉妬。她不痛快，不痛快這次的演出，也不痛快我的脚本，就因爲主演的是寧娜，不是她。她連看也不會看過我的脚本，可是她先就討厭牠。

索林 （笑）什麼話！

特里勃列夫 一想到哪怕在這個小小的舞台上，得到勝利的是寧娜而不是她，她也照樣生氣的。（看錶。）我母親真是個心理學上的怪物。一點不錯，她有天才，聰明，會對着一本書流淚，會把涅克拉索夫整個地背得爛熟；看護病人的時候，她比得上一個純良的天使；可是，您試試當着她的面來稱讚一聲杜絲！哈！夠您瞧的啦！除了她以外，再也不許稱讚任何人！您得爲她寫文章，您得捧得她天花亂墜，對她在茶花女或者生之萌動裏的超羣的演技您得拜倒，可是在鄉下這，種種麻，醉藥一樣也沒有，所以她就不痛快啦，鬧脾氣啦。而咱們大家也就全都變成了她的仇人——咱們大家都都出了毛病啦。再說，她也挺多迷信——她害怕三根蠟燭，害怕十三這個數字。她慳

客。她在敖德薩一家銀行裏存了七萬盧布——這，我是的的確確清楚的——可是，祇要你一開口向她借錢，她可馬上要淌眼淚啦。

索林 你以為你母親不喜歡你的脚本，你就已經着急得那麼個樣子啦。別着急；你母親疼你呢。

特里勃列夫（從一朵花上扯下些花瓣來。）疼我，不疼；疼我，不疼；疼我，不疼。（笑）您知道，我母親並不疼我。我看她是決不疼我的。她要生活，要愛情，要打扮得漂亮；可是我已經二十五歲，我的年齡就可以不斷提醒她，讓她記起來她已經不再年青了。我不在她跟前，她可以永遠是三十二，可是，我一在呢？她就不得不是四十三啦。單爲這，她也不能不討厭我。況且，她也知道，我對於戲劇並沒有什麼信仰。她愛舞台，她自以爲她是在爲着人類，爲着神聖的藝術而工作，可是在我看來，現代的戲劇什麼也不是，不過盡是些傳統和因襲罷啦。幕，升上去了，在人造的光線底下，一間三面圍牆的屋子裏，於是就有這般偉大的天才們，獻身於神聖藝術的脚色們跑了出來，表演着

人們怎麼吃，怎麼喝，怎麼愛，怎麼跑，怎麼穿衣服；他們從那些平凡庸俗的句子和場面，努力想抽出一些平凡庸俗的教訓來，一些易於理解而又便於日常應用的瑣屑的道理；演來演去，無論怎麼樣千變萬化，總而言之，是不離其宗——那麼，我就非逃開不可了，正和莫泊桑非從厄菲塔逃開不可一樣，要不然，這種庸俗許會把他的腦子也給壓碎啦。

索林 可是，沒有舞台總是不成的。

特里勃列夫 我們需要新形式的表現。我們需要新的形式。如果我們沒有新的，那就寧可什麼也沒有。（看錶。）我愛我的母親——我深深地愛她——可是，她老過着這種無意義的生活，老跟這位文學家攪在一起，她的名字老在報紙上飛來飛去——這真令我難過。有時候，一種凡人都有的簡單的自尊心就會使我感覺難堪；母親是個芳名嘖嘖的女演員，反而令我難受；我時常想，如果她不過是一個普通女人，我倒會幸福得多。舅舅，難道還有什麼比我的處境更絕望，更難堪的嗎？她老是高朋滿座，

全是一些大名鼎鼎的人，藝術家呀，作家呀，——祇有我夾在他們中間，什麼也不是，他們屈尊來周旋我一下，不過因為我是這位名女優的兒子罷啦。我是誰？我算個什麼？在大學，我祇唸到第三年就停學，原因是，照編輯先生們的說法，「本刊概不負責；」我沒有才能，沒有一個銅子兒，我的護照上寫明我的身分，祇是基輔地方的一個匠人而已。您知道，我父親是基輔地方的一個手藝人，雖然他也是個有名的演員。所以在母親的客廳，當那些名藝術家，名作家們垂青到我的時候，從他們臉上的表情，我就猜想到他們是在測度着我到底能值得幾分幾文——我猜到了他們的想法，我就給這種侮辱苦惱死啦……

索林 啊，我正想問問你，那位文學家到底是個什麼來路？看他不透。他從來不露一點兒口風的。

特里勃列夫 他是個聰明人，好性子，帶着那麼點兒憂鬱味兒，您知道的。非常客氣，紳士。他離開四十歲還有好遠，可已經是文名赫赫，名利雙收，滿不在乎了。說到他的作品

……那我該怎麼說呢。確乎很有魔力，充滿了天才，可是……可是讀了托爾斯泰或者左拉以後，您可再也不想來讀什麼特利哥林啦。

索林 是的，我的孩子，我是很喜歡作家的。曾經有過那麼個時候，我有過兩種熱烈的願望：想結婚，也想做個作家，可是，到頭來，一樣也沒有成功。可不是，老實說罷，哪怕做個小小的作家，也夠開心的啦！

特里勃列夫（諦聽。）我聽見了腳步的聲音……（擁抱他的舅舅。）沒有她，我就活不下去……連她的腳步的聲音，也是可愛的……我歡喜得要發狂啦。（急忙上前迎着走了進來的寧娜。）啊，我的女神——我的夢……

寧娜（激動地）我沒有遲到吧？……當然我沒有遲到。

特里勃列夫（吻着她的手。）沒有，沒有！

寧娜 我整天都不能安靜。我怕得很。我怕我父親不讓我來……可是，父親和後娘剛剛出去。天邊掛着紅霞，月亮剛剛升起，我不斷鞭策着我的馬。（笑。）可是，我高興極啦！

(和索林熱烈地握手。)

索林 (笑) 你的眼睛像剛哭過的呢……醜醜哭是不好的。

寧娜 啊，沒有什麼……您瞧，我喘得多麼厲害。半點鐘以內我就得走。咱們得趕快。我不能多呆，不能看在上帝的面上，別留下我！我父親不知道我到這兒來了。

特里勃列夫 真是該開演的時候啦。我們該叫他們來。

索林 我馬上就去。(走向右方，一面唱着「向法國，兩個擲彈兵。」環顧。) 有一回，我也像這麼唱。一個副檢察官給我說：「您閣下的歌喉可真響亮！」於是，想了一想，他又添了這麼一句：「可惜，不大好聽。」(大笑，走下。)

寧娜 我父親和後娘是不讓我到這兒來的。他們說，這兒太江湖氣啦……他們怕我會走上了舞台……可是，我却正像一隻海鷗，給這湖水迷住啦……我的心裏，充滿了你。(環顧)

特里勃列夫 沒有別的人。

寧娜 我感覺好像有人似的。

特里勃列夫 一個人也沒有。（他們親吻。）

寧娜 這是什麼樹？

特里勃列夫 一棵榆樹。

寧娜 爲什麼這麼暗？

特里勃列夫 夜晚啦；一切都變得黑暗起來。不要早走，我求你。

寧娜 沒有辦法。

特里勃列夫 寧娜，如果我到你那裏去，我要整晚站在你的花園裏，看着你的窗戶。

寧娜 那不行的；打更的人會注意到你。特別索爾不習慣你，牠會汪汪地叫的。

特里勃列夫 我愛你！

寧娜 嘶……有人。

特里勃列夫 （聽見了腳步聲。）誰在那兒？雅可夫，是你嗎？

雅可夫（在小台後面）是，少爺。

特里勃列夫 站好地位。就開幕啦。月亮上來了嗎？

雅可夫 是，您。

特里勃列夫 酒精有了嗎？硫磺有了嗎？紅眼睛一出場，就該有一股硫磺的氣味。（對寧

娜）去罷，都準備好了！心慌嗎？

寧娜 真的，怪心慌的。你母親倒沒有什麼——我倒不怕她——可是，還有特利哥林呢

……那麼個著名的作家，當着他面前表演，真是怪害怕，怪難為情的……他年青嗎？

特里勃列夫 噫。

寧娜 他的小說多美啊！

特里勃列夫（冷淡地）我不知道。我沒有讀過。

寧娜 你的腳本實在難演。裏頭沒有活的人物。

特里勃列夫 活的人物！我們描寫生活，不能原原本本抄寫上去，我們應當寫出我們的

夢想。

寧娜 你的脚本也沒有什麼動作——盡是些演說。我認爲，一個劇本總該有些愛情什麼的。（兩人走向小台後面。）

〔波黎娜和多恩上。〕

波黎娜 這兒很潮濕。回去加上套鞋罷。

多恩 我熱。

波黎娜 你不愛惜你自己的身體。這就是固執。你是個大夫，你明明知道潮濕的空氣對你不好，可是你偏要讓我難受；昨天晚上，你故意坐在涼台上頭，坐了整整半晚……

多恩 （哼着）「不要說青春已經凋殘。」

波黎娜 你祇顧和伊琳娜·尼古拉葉夫娜談話……自己冷不冷都不知道啦！憑良心說，你可是有點兒着了迷？

多恩 我已經五十五歲啦。

波黎娜 廢話？五十五，對於一個男人，並不算老。你雖有這麼一把年紀，可是看起來，還是挺年青的。你還照樣可以鈎引女人。

多恩 啊？那麼，你要我怎麼辦？

波黎娜 你們這般男人，祇要看見女戲子就會拜倒石榴裙下的。你們男人全是這樣！

多恩 （一噤音）『再一次，我又站在您的面前呀。』假如說藝術家們在社會上受到了特別的寵愛，比方說，比較商人什麼的，受到了另外的一種看待，那也正是自然而又自然的事情。這就是理想主義呀！

波黎娜 女人們老是愛上你，把自己投到你的懷裏去。難道那也是理想主義？

多恩 （聳聳肩。）『嗯，說到女人對我的態度，那更無足奇，並沒有任何可以非議的地方。他們愛我的，不過因為我是個第一流的大夫罷啦。你總記得，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前，我就是這一帶地方惟一可靠的產科醫生。再說，我從來就是個正直的人。』

波黎娜 （抓住他的手。）『我最親愛的！』

多恩 噓——噓！他們來啦。

（伊琳娜和索林手挽着手，特利哥林，尙拉葉夫，梅德兼爵和瑪麗，同上。）

尙拉葉夫 在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在坡爾塔瓦的博覽會裏，她的演技可真是驚人。真是出神入化，教人愛得了不得！啊，夫人，您知道有個叫作巴甫爾·賽米約尼奇·查的丑角，他現在在哪兒？他的拉斯撲溜葉夫可真是空前絕後，夫人，我敢說，那簡直比薩多夫斯基還強。他現在到底在哪兒？

伊琳娜 你總是問我一些洪荒時代以前的前輩古人，我怎麼知道？（坐下。）

尙拉葉夫 （喟然嘆息。）帕式加·查普！現在就沒有像這樣的演員啦。咱們的舞台已經墮落啦，伊琳娜·尼古拉葉夫娜！在從前，有的是又粗又大的樑柱，現在，可全是些矮樁子啦。

多恩 光芒萬丈的天才演員，現在不多，這是的確的；可是一般的演技水準比從前可高得多着。

尚拉葉夫 這我可不能同意。可是，當然囉，這也是種趣味問題。所謂「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罷啦。

（特里勃列夫從小台後面出來。）

伊琳娜 （對她的兒子）親愛的孩子，到底是什麼時候開演？

特里勃列夫 馬上。我請您稍稍忍耐。

伊琳娜 （朗誦哈孟德）

「啊，哈孟德，不必多言！

你讓我的眼睛透進了我的心靈；

我看見在那裏有粒粒黑點，

不曾留下牠們的色素斑痕。」

特里勃列夫 （也朗誦哈孟德）

那麼，就讓我，讓我絞扭您的心，

如果牠是可以刺透的材料做成。」

（小台後面發出號角的聲音。

特里勃列夫 女士們，先生們，我們開始了！我請你們肅靜。（稍停。）我開始。（輕敲小杖，高聲朗頌：）啊，你在暗夜裏浮動在這湖上的，可敬的古老的陰影們，請摸撫我們安眠，讓我們夢見二十萬年以後的情景！

索林 二十萬年以後會成爲虛無一片。

特里勃列夫 那麼，就請給我們把那虛無一片，從頭表演。

伊琳娜 表演罷，我們已經睡着啦。

（幕升起；湖景顯出；月亮在地平線上，映照湖水；寧娜全身純白，坐在一塊巨石上面。

寧娜 人們，獅子，鷓鴣和蒼鷹，長角的鹿，鵝，蜘蛛，住在水裏的沈默的魚，和海星，和眼睛不能看見的一切生靈——一切有生之倫，一切有生之倫，一切有生之倫，既已完成了他們悲哀的循環，都已經寂滅。千年，萬年，地球上面不會產出生命，祇有這悽慘的月

亮在空虛裏點着他的明燈。草原上，不再有鷺鷥長嘯一聲而驚醒，菩提林裏，也沒有五月甲虫的聲音。空虛呀，空虛，空虛，恐怖呀，恐怖，恐怖，寒冷呀，寒冷，寒冷！（稍停。）生物的屍骸都已化爲灰塵，永恆的物質已將牠們變成了岩石，流水，和浮雲。一切的靈魂全都化爲一體，而我，我就是這世界的靈魂……亞歷山大，該撒，莎士比亞，拿破崙，古往今來的名人以至最下級的水蛭，所有一切的靈魂，全都溶化在我的一身。在我的身上，有着人類的意識，也有動物的本能。我記憶一切，一切，一切，一切的生活都在我的身上，舊夢重溫！（燐火出現。）

伊琳娜（輕語）頹廢派。

特里勃列夫（懇求而譴責地）媽！

寧娜 我孤單，清冷。每一百年我纔一次張開我的嘴唇，但是我的聲音祇在空虛裏悲哀地回鳴，沒人聽……你呀，你慘白的光，你也聽我不見……死水的沼澤在破曉以前將你產生，你徘徊躑躅，直到天明，然而，沒有思想，沒有意念，也沒有生命的顫震。那魔

鬼，永恆物質的父親，他怕生命會在你的身上復萌，便使你身上的原子永遠回旋，正如他對付那流水，那岩石，那浮雲，讓你也斷變遷。因為，在這整個宇宙沒有什麼可以永恆不變，除了精神。（稍停。）像一個囚徒被扔到了深的空井，我不知道我在何方，也不知道那等待着我的未來的命運。一切我都不能明瞭。我祇知道我須和那魔鬼，那物質勢力的原則，進行無情的，永恆的頑強鬭爭，並且，我必須戰勝。惟有在戰勝以後，物質和精神纔能在光輝的和諧之中結成一體，宇宙意志的國王纔能到臨。可是，那要經過逐步的，悠長的，千萬年的長久鬭爭，到那時，月亮，光明的天狼星和地球，都將化為灰塵……在那時候到臨以前，則祇有恐怖，空虛和寒冷……（稍停；兩顆紅點在湖上的背景中出現。）看哪，那魔鬼，我的強有力的仇人，已經到臨。我已經看見他的可怕的赤紅的眼睛……

伊琳娜 有一股琉璃瑣味兒。是本來該有的嗎？

特里勃列夫 是的。

伊琳娜（笑）啊，原來是舞台效果！

特里勃列夫 媽！

寧娜 他感覺着孤獨，因為沒有人——

波黎娜（對多恩）你又把帽子取了。戴上罷，不然會着涼啦。

伊琳娜 咱們的大夫給那魔鬼，給那永恆物質的父親，脫帽致敬呢。

特里勃列夫（含怒，高聲）戲已經完了！夠了！落幕！

伊琳娜 你發脾氣幹什麼？

特里勃列夫 夠了！落幕！把幕落下來！（躁腳。）落幕！（幕落下來。）真對不起！我沒有看

清楚，祇有少數特別優秀的天才纔可以寫戲，可以演戲。我太不自量，竟敢侵犯這種

特權。我……我……（想再說些什麼，但僅僅一揮手，即從左方走出。）

伊琳娜 他是怎麼回事？

索林 伊琳娜，好妹妹，你對於年青人的自尊心，真得尊重一些。

伊琳娜 難道我說了他什麼來？

索林 你傷了他的心。

伊琳娜 他原來告訴了我們不過是個玩笑，我就把他的脚本當作個玩笑，難道這……

索林 可是，你到底還是……

伊琳娜 這會兒，倒好像他已經寫出了一件偉大的作品似的。真奇怪！那麼，他這種表演，拿些硫磺來薰了我們一陣，倒並不是玩笑，却是作爲一種抗議了……他倒想來教訓我們怎麼寫作，怎麼演戲。這就教人討厭！像這麼不斷拿我的錢來胡鬧，來胡說，無論你怎麼樣，都會教你忍耐不了的。他簡直是個任性的，胡鬧的孩子！

索林 他想讓你快活呢。

伊琳娜 當真嗎？那麼，他怎麼不選一個普通的脚本，倒讓我們來恭聽這種頹廢派的夢話？如果是爲了玩笑而玩笑，聽聽這種夢話倒也無妨，可是，看看那神氣，却自以爲是新的形式，新的藝術觀呢。依我說，這完全不是什麼新形式的問題，簡直就是脾氣壞。

特利哥林 每一個人都是按照着自己所喜歡的，所能夠的，來從事一種寫作。

伊琳娜 他儘可以按照他所喜歡，所能夠的去寫作，可是，請他再也別麻煩我。

多恩 (哼着) 「周彼得，您倒發脾氣啦！」……

伊琳娜 我不是什麼周彼得，——我是個女人。(點燃一支烟。)我也沒有發脾氣，——

我不過是不高興一個年紀青青的人會這麼無聊地來糟踏自己的時間。我並沒有存心想傷他的心。

梅德兼科 既然精神的本身也許就是物質的原子所組成，那麼，誰也沒有理由可以把精神和物質分開來的。(忽然活躍起來，對特利哥林。)可是您看呢，總該有個把作

家來寫寫咱們窮教員的生活，拿來演演纔對。我們的生活真苦，真夠苦的啦！

伊琳娜 一點也不錯。可是咱們且不談什麼戲劇，也不談什麼原子罷。這樣的夜晚，該是

多麼美麗啊！聽見嗎？有人在唱歌呢！(詩聽。)多美啊！

波黎娜 是在湖那邊。(沈默有間。)

伊琳娜（對特利哥林）坐在我旁邊來，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前，在那湖邊，幾乎每晚都不斷有着唱歌和音樂的聲音。在湖濱，有六家別墅。我記得，在那時候，歡笑，喧嚷，決鬥和戀愛事件，簡直是沒有完的……在那時，第一美少年，也就是這六家的偶像，就是我們的這位朋友，（對杜恩點頭。）杜恩大夫。現在，他當然還很迷人，可是，在那時候，他的魔力却是不可以抗拒的。可是，我的良心開始折磨我了。我為什麼要傷我那可憐的孩子的心呢？我心裏難過。（高聲）科斯蒂雅！孩子！科斯蒂雅！

瑪霞 我去找他去。

伊琳娜 快去，我親愛的。

瑪霞（走向左方。）喂康斯坦丁·加里洛維奇！（下。）

寧娜（從小台後面出來。）看樣子是不會再繼續的，我可以出來啦。晚安（吻伊琳娜

和波黎娜。）

索林 好好極啦！

伊琳娜 好！很好！我們全都欽佩你。長得又漂亮，聲音又美，你真不該長久埋沒在鄉下；那簡直是罪過。你有天才。聽見嗎？到舞台上，那正是你當然的義務。

寧娜 啊，那正是我的夢想！（嘆息。）可是，那夢想是怎麼也不能實現的。

伊琳娜 那怎麼說得定呢？這兒，我給你介紹波里斯·阿歷舍葉維奇·特利哥林先生。
寧娜 啊，我正高興……（不勝羞窘）我時常拜讀您的……

伊琳娜 （拉她坐在他們身旁。）別害羞，我親愛的。他雖然是個名人，可是心地挺天真。你瞧，他自己也難為情呢。

多恩 我看還是把幕拉起來的好；這未免有點兒太什麼的。

尙拉葉夫 （高聲）雅可夫，好孩子，把幕拉上來。（幕升。）

寧娜 （對特利哥林）這個脚本很奇怪，是嗎？

特利哥林 我完全不懂。可是，我倒很歡喜。你演得很真實。背景也可愛。（稍停。）湖裏有不少的魚吧？

寧娜 是的。

特利哥林 我愛釣魚。黃昏時候，坐在河岸，看着浮子，再也沒有比這還更有趣的。

寧娜 可是，我以為，對於一個領略過創作的樂趣的偉大作家，怕是沒有任何別的樂趣還能存在的價值吧？

伊琳娜 (笑) 別這麼說。別人恭維他，他就不知道怎麼樣纔好呢。

尙拉葉夫 我記得，有天晚上，在莫斯科歌劇院，有名的西爾華唱低音C調。可巧，在包箱裏却坐着我們教堂唱詩隊的男低音。猛不提防——您想我們該多麼驚訝——我們聽見包箱裏忽然來了一聲「好哇，西爾華」——整整低八度音——像這麼的(低音)「好哇，西爾華」——觀衆們簡直嚇呆了(沈默有間)。

多恩 沈默的天使已經飛到我們的頭上了。

寧娜 我該走啦。再見。

伊琳娜 你走到哪裏？爲什麼這麼早？我們不讓你走。

寧娜 我父親會找我。

伊琳娜 唉，言麼個父親……（吻她。）好罷，那就沒有辦法啦。我真不高興，不高興讓你走。

寧娜 您可知道，我離開這裏，心裏也多麼難過。

伊琳娜 怪可憐的。該打發個人送送你纔對。

寧娜 （恐懼）啊，不！

索林 （對寧娜，懇求地）再待一會兒罷。

寧娜 不能，舅舅。

索林 再待一點鐘，有什麼關係？

寧娜 （略一思忖，含淚地）不能（握手，匆匆下。）

伊琳娜 真是個不幸的孩子。據說，她母親死的時候把那麼大的一分產業全都一點一

滴留了給她父親——可是，現在，這女孩子却什麼也沒有得到。她父親已經立了遺

囑，把所有的產業都留給他的後妻了。真沒有人心呢！

多恩 的確，她父親簡直就是個不折不扣的混蛋。說他是個混蛋一點兒也不委屈他的。
索林（搓着自己的冷手。）我們也該走吧，已經很潮濕啦。我的腿疼呢。

伊琳娜 你的腿就像木腿似的，你連走路都不大會走的樣子。走罷，可憐的老頭子（挽着他的手）

尙拉葉夫（把自己的手臂獻給自己的妻子。）怎麼樣，太太？

索林 我聽見那狗又在嚎着。（對尙拉葉夫）伊里亞·阿方拉葉維奇，做做好事，告訴他們把那狗的鍊子給鬆了罷。

尙拉葉夫 絕對不行，彼得·尼古拉葉維奇。我怕賊會跑到倉庫裏去。我們的粟米還在
那兒。（對走在自己身邊的梅德兼科）真的，整整低八度音：「好哇，西爾華！一况且他並不是什麼歌唱家——不過是個教堂唱詩隊的隊員罷了。

梅德兼科 一個唱詩隊的隊員能拿多少錢的薪水（除多恩以外，餘人均下。）

多恩（獨自）我不知道，也許我根本不懂，不然就是我的頭腦有些失常，可是，我倒很喜歡這個劇本。這裏頭真有點玩藝兒。當那女孩子說着寂寞，後來，當那魔鬼的眼睛出現的時候，我真激動得手都發抖啦。新鮮，樸素……大概是 he 來了？我得恭維恭維他。

特里勃列夫（上）他們都走啦。

多恩 我在這兒。

特里勃列夫 瑪霞在花園裏到處找我。真討厭。

多恩 康斯坦丁·加里洛維奇，我非常，非常地喜歡你的脚本。真奇怪，我沒有聽完，可是，牠已經留給了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你有天才，年青人，你得好好兒幹！

（特里勃列夫熱烈地握住他的手，並且虔敬地擁抱了他。）

多恩 嗜！多麼歇斯迭里的小夥子！眼睛裏頭有眼淚呢！我的意思是這樣的：你已經從抽象的觀念界裏選取了題材。這很應該，因為，一件藝術作品原該表現一種偉大的觀

念。祇有嚴肅的東西，纔是好的。你的臉多麼蒼白！

特里勃列夫 是您告訴我，讓我好好兒幹？

多恩 是的……可是，祇能寫那重要的，永恆的。你知道，我已經有了多樣的人生經驗，也會享受過人生的樂趣；我已經滿足。可是，如果命運要給我這麼安排，讓我來領略一下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所能達到的精神的高峯，那麼，我相信，我就會藐視我的肉體的存在，就會藐視一切屬於肉體的東西，而將所有世俗的瑣事，全部拋到老遠，老遠的腦後去啦。

特里勃列夫 對不起。請告訴我，寧娜在哪兒？

多恩 還有，在一件藝術作品裏，必須有種明顯的，確定的觀念。你該明白你寫作的目的是什麼，因為，如果沒有一種確定的目標就跑到這賞心悅目的路上來，那麼，你準會迷了路，你的天才也就是你的墳墓了。

特里勃列夫 (不及待) 寧娜在哪兒？

多恩 她回家去啦。

特里勃列夫 (絕望地) 我怎麼辦？我要見她……我非見她不可……我得去……

(瑪霞上)

多恩 (對特里勃列夫) 安靜罷，我的孩子。

特里勃列夫 可是，我怎麼也得找她去。我一定要去。

瑪霞 進屋裏來，康斯坦丁·加里洛維奇。你媽媽找你。她心裏難過。

特里勃列夫 告訴她我已經走遠了。並且，我請你們——你們每一個，別來麻煩我！讓我

安靜一會兒！不要遊魂般地追着我——

多恩 得，得，得，好孩子！別這麼樣……這不成話。

特里勃列夫 (含淚) 再見，大夫。謝謝您……(下)

多恩 (嘆息) 唉，青春哪，青春！

瑪霞 當人們沒有什麼別的好說的時候，就祇會說『青春哪，青春！』……(聞聞舞烟)

多恩（把她的鼻烟壺搶過來，扔到樹林裏去。）這最難看！（稍停。）大概他們在屋裏彈起鋼琴來啦。咱們也進去。

瑪霞 等等。

多恩 什麼？

瑪霞 我要再一次地告訴您。我很想跟您談談……（激動）我不愛我的父親……可是我感覺得您是我的親人。不知爲什麼，我深深感覺得您比我的父親還親……請您幫幫我。您幫幫我，不然，我會做出傻事來，我會把我的一生弄成一個笑話，我會毀掉我自己的……我說不下去啦……

多恩 什麼？
什麼？
什麼？

瑪霞 我苦惱。沒有誰，沒有誰知道我是多麼苦惱！（將頭依着他的胸脯，輕輕地）我愛康斯坦丁！

多恩 一個個都是多麼歇斯迭里！多麼歇斯迭里呀！怎麼會有這麼許多的戀愛事件

……
啊，湖水的魅力（溫柔地）可是，我的孩子，我能怎麼幫你呢？
呢？
呢？

幕
落

原书空白页

第二幕

玩槌球的草地。靠右的背景是一幢有着大的露台的房子，靠左，則可看見湖水，有絢爛的陽光在湖上閃爍。

花園中。熱。伊琳娜，多恩和瑪麗坐在草地的一邊，一株老菩提樹下的一隻花園式的橋上。多恩膝上攤開一本書。

伊琳娜（對瑪麗）來罷，咱們站起來。（兩人同時站起。）咱們並排站着看看。你二十
二歲，我可差不多大你一倍。多恩大夫，你看咱們誰年青？
多恩 當然，是你囉。

伊琳娜 可不是！那是怎麼會事呢！就因為我工作，我感覺着我老在活動，而你呢，你老是停留在那老地方，完全沒有一點生命的氣息……並且，我從來就不去看那將來。我從來不想到老年，或者死。該怎麼的，就會怎麼的。

瑪霞 可是我卻感覺得我已經活得太久，太久啦；我拖着我的生命像一列無盡的列車。……時常，我感覺得連一點點活下去的欲望都沒有。（坐下。）當然，這全是胡說。我得把這些全都擺脫，全都扔掉。

多恩 （輕輕地哼）『告訴她呀，我的花朵兒。』

伊琳娜 再說呢，我也夠別致，像個英國人似的。正跟別人所說的一般，我從來就有『把持』親愛的；無論穿衣服，梳頭髮，我都規規矩矩，一點兒也不馬虎。你可見過我穿着睡衣或者蓬着頭髮就跑出去，哪怕是跑到花園裏去從來沒有。我其所以還能這樣，就是我從來不肯放鬆自己，像那些吊兒郎當的女人似的。……（叉着腰在草地上走動起來。）瞧罷，我還像鳥兒一般活潑，我還可以扮演十五歲的小姑娘呢。

多恩 可是，我要接着唸下去了。（拿起書來。）我們是唸到穀子商人和耗子……

伊琳娜 是的，耗子。唸罷。（坐下。）可是，還是把書拿過來，給我唸。該輪到我。（把書拿過

來，搜尋着。）耗子，耗子……啊，在這兒……（唸。）『當然，社交界的人們姑息小說家們，把他們吸引到自己的身邊，也正和穀子商人在他們的穀倉裏養着耗子一樣危險。可是，人們却偏偏愛小說家。所以，當一個女人選定了一個她所想要俘獲的作家，她就用懇勤、諂媚和甜言蜜語來包圍他……』『噫，在法國人，也許是這樣，可是，在我們，却完全不同。我們可不一定。在我們這邊，如果一個女人想要俘獲一個作家，她自己，嚥，多半首先就連頭帶腳都投到愛情的海裏去。不說別的，就說特利哥林和我罷……』

〔索林拄杖，和寧娜同上；梅德維科隨後推着一張空的車椅。〕

索林 （像對一個孩子似的，撫慰地）是不是咱們高興啦，是嗎？咱們今兒到底也快樂

啦！（對伊琳娜）咱們快活啦！咱們的父親和後娘都到德維爾去啦，咱們可以整整

快活三天啦。

寧娜 (坐在伊琳娜身旁，擁抱她。) 我真高興！現在，我屬於您啦。

索林 (坐在他的車椅上。) 她今兒真是美人兒呢。

伊琳娜 打扮得真美，又有趣。……真是個好孩子。(吻寧娜。) 可是，我們不能太稱讚你，怕你會招邪氣呢。波里斯·阿歷舍葉維奇呢？

寧娜 他在洗澡間釣魚呢。

伊琳娜 他怎麼也釣不厭的！(豫備繼續唸。)

寧娜 是什麼？

伊琳娜 莫泊桑的水上，親愛的。(默讀數行。) 得了罷，其餘的既沒趣味，也不真實。(翻書。) 我覺得難過，告訴我，我的兒子到底是怎麼回事？他爲什麼這麼抑鬱，這麼不高興？

興？他整天在湖上，我差不多見也不大見得到他。

瑪霞 他心煩。(對寧娜，畏縮地。) 請您把他的脚本唸一點給我們聽，好嗎？

寧娜

(聳肩)您高興那脚本嗎?一點趣味都沒有

瑪霞

(抑制住自己的熱情)當他自己唸着的時候,他的眼睛發光,他的臉面也變得

蒼白。他有一種悠遠的,悲哀的聲音,他有一種詩人的姿態。

——索林射聲。

多恩

晚安啦!

伊琳娜

哥哥!

索林

啊?

伊琳娜

你睡着了嗎?

索林

不,一點兒也不。(沈默有間。)

伊琳娜

你對你的健康簡直不想想辦法,那是不對的,哥哥。

索林

我倒想吃點藥呀什麼的,可是我們的大夫什麼藥也不給吃。

多恩

六十歲還吃藥呢!

索林 哪怕六十歲，也還想活呀！

多恩（不耐）啊，很好，那麼，吃癩草精罷！

伊琳娜 我看他到溫泉之類的地方去養養，一定很好的。

多恩 嗯，去也好；不去，也未嘗不好。

伊琳娜 到底怎麼說？

多恩 已經很明白。沒有什麼「怎麼說」。（沈默有間。）

梅德兼科 彼得·尼古拉葉維奇該戒烟。

索林 胡說！

多恩 不，這可不胡說。烟酒破壞人性。根雪茄或者一杯伏得卡之後，您已經不是彼得

·尼古拉葉維奇，而是彼得·尼古拉葉維奇再加上別的什麼人；你的自我就已經分裂，你對於你自己，就好像是對待一個第三者啦。

索林（笑）你當然可以長篇大論的講道理。你生活過，可是我呢？我在司法部服務了

二十八年，但是，老實說，我還沒有生活過，我還什麼也沒有見過，什麼也沒有作過，天然地，我正該很想生活。你已經活夠了，你滿不在乎，你當然可以拿出哲學家的腔調兒，可是我還要生活，所以我當然也要喝酒，要抽煙，要這個那個的了，不過是這麼回事罷了。

多恩 一個人總得把人生看得嚴肅一點，可是，到六十歲還鬧吃藥，還抱怨自己年青的時候不會享樂夠，這，對不起，簡直就是輕狂。

瑪霞（站起來。）該是午飯的時候啦。（以慵懶的步伐走着。）我的腿腫覺啦。（下。）

多恩 她在吃飯以前還得先喝兩杯酒。

索林 她沒有人生的幸福，可憐的人。

多恩 您胡說，我的老爺。

索林 你發起議論來，倒像個一切都已經滿足了的人似的。

伊琳娜 啊，有什麼能比這種甜蜜的鄉間的無聊還更無聊的呢！又熱，又靜，誰也不做什

麼，各人都高談着各人的高見……朋友們，跟你們在一塊兒真妙，聽你們的妙論，也真好玩兒，可是……可是坐在旅館的房間裏，練習自己的台辭，那可好得多啦。

寧娜（熱情地）真的，我了解您。

索林 當然，城裏好多啦。坐在自己的書齋裏，不經通報，下人可不讓任何人隨便跑進來，又有電話……街上，還有馬車，什麼都有……

多恩（哼着）『告訴她呀，我的花朵兒。』

（尙拉葉夫，後面跟着波黎娜，上。）

尙拉葉夫 原來都在這兒呢！早安（吻伊琳娜的手，次及寧娜）夫人好！小姐好！我真高興極啦。（對伊琳娜）內人告訴我，說是您打算趕今兒和她一塊兒坐馬車到城裏去。是嗎？

伊琳娜 是的，我們是這麼想的。

尙拉葉夫 哼！那可好極啦！可是您怎麼個去法呢，我的夫人！今兒得收麥子；所有的人全

都忙着。我請問您，您用什麼馬呀！

伊琳娜 什麼馬！我知道什麼馬？

索林 咱們沒有拉車的馬嗎？

尙拉葉夫 （激動）拉車的馬！可是，我到哪兒去找套馬的軛套？我怎麼找到軛套呀？

這真奇怪！這可超乎我的理解以外！我說，可尊敬的夫人，請原諒我，我對於您的天才的確滿心尊敬，我甯願爲您犧牲十年陽壽，可是，怎麼也不能把馬給您！

伊琳娜 可是，要是我非去不可呢？真怪！

尙拉葉夫 可尊敬的夫人！您簡直不懂什麼叫作幹活。

伊琳娜 （發急）老是這一套那麼，我今天就回莫斯科去。叫人給我到村裏僱馬來，要

不，我就走到車站去。

尙拉葉夫 （也發急了）那麼，我就呈請辭職。您再去找個管家去。（走下。）

伊琳娜 年年夏天都是這樣；年年夏天他都這麼侮辱我！我再也不要跑到這種地方來。

（由左方，大約是洗澡棚所在的地方，走出一分鐘後，可以看見她走入屋內。特利哥林拿着釣竿，漁具和提桶，跟入。）

索林（也氣惱了）簡直沒有分曉！太不像話！我簡直受不下去。馬上把所有的馬都給

我牽過來！

寧娜（對波黎娜）竟會拒絕這麼有名的女演員，鼎鼎大名的伊琳娜·尼古拉葉夫

娜呢！她的任何願望，哪怕是任何一種無理的妄想，也比你們所有的莊稼有意義得多呀。這簡直不可想像！

波黎娜（絕望地）我有什麼辦法？你替我設身處地想想：你說我能怎麼辦？

索林（對寧娜）我們都到我妹妹那兒去罷。我們大家勸勸她，請她不要走。好嗎？（看

着尙拉葉夫走去的方向。）豈有此理！霸王！

寧娜（按着他，不讓他起來。）您坐着，坐着罷。我們推您進去。（她和梅德兼科推着車

椅。）啊，真可怕！

索林的確，對的，真可怕。可是，他不會辭職的。我馬上和他說去。（他們都下，祇留下多恩和波黎娜。）

多恩 一個個都是多麼煩哪。你那位丈夫簡直就該一脚給踢了出去，可是，結果總還是片婆心的索林大人和他的令妹去請求人家原諒。你等着瞧罷。

波黎娜 他把拉車的馬也派下田裏去！天天都有這麼一類的誤會。你簡直不知道這些事情教人多麼煩，多麼難受；你瞧，我直抖呢……他這種橫蠻勁兒，我再也受不下去啦。（懇求的聲音）葉夫傑尼，我最親愛的，我眼睛裏的光，我的寶貝，讓我到你那兒去……我們的時候兒快過去啦，我們已經不再年青。在我們的殘年，祇要我們能拋開那些個躲躲藏藏，那些個謊言謊語，無論怎樣……（默然有間。）

多恩 我已經五十五歲；到這年頭兒來改變我的生活，也嫌太晚啦。

波黎娜 我知道你其所以拒絕我，是因為有別的女人也和你一樣親近。你可不能把她們都拿來和你一塊兒生活呀。我明白。請原諒我這麼問你：你是不是已經厭倦了我？

〔寧娜出現在屋側，摘着花。〕

多恩； 不，咱們還是照常。

波琳娜 我給嫉妬苦惱得要死啦。當然，你是個大夫，你不能避開女人。我明白。

多恩 （對寧娜，她正向他們走來。）怎麼樣？

寧娜 伊琳娜·尼古拉葉夫娜還哭着，彼得·尼古拉葉維奇又犯了氣喘。

多恩 （站起來。）我看還得我去，給他們兩個都來點兒纈草精罷。

寧娜 （把花給他。）請把這些花兒拿去

多恩 *Merci bien*。（法語：謝謝。）（向屋子走去。）

波黎娜 （和他同去。）多迷人的花呀！（走近屋子，以窒息似的聲音）花給我！把花給我！（把花拿過來，撕成片片，丟掉。兩人都進屋子裏去。）

寧娜 （獨自）真奇怪，這麼個著名的女優，也會哭，還祇爲了這麼一點點瑣事！這不更奇怪嗎？那麼個有名的作家，沒有人不崇拜，沒有一本雜誌不介紹，照片到處出賣，作

品也翻成了好些種外國文，——可是，竟整天整天釣魚，釣到了兩條小魚就高興得不得了。我從前總以為，有名的人物一定是驕傲的，不可以親近的，他們會以他們的聲名，以他們的名字的光榮，來對那些祇會崇拜富貴的俗人們盡情報復。可是，他們竟然也哭，也釣魚，也玩牌，也笑，也發脾氣，和一般人竟沒有兩樣呢！

特里勃列夫（科頭，手裏拿着鎗和一隻打死了的海鷗，上）你一個人在這兒嗎？

寧娜 是的。

特里勃列夫將海鷗放在她的腳下。

寧娜 這算什麼意思？

特里勃列夫 今天，我真卑鄙，我打死了這隻海鷗。我把牠放在你的腳下。

寧娜 你怎麼悚了？（把那死鳥拾起，端詳着。）

特里勃列夫（沈默有間。）不久以後，我也要同樣把自己打死。

寧娜 你已經大大地改變，改變得連我都不大明白你了。

特里勃列夫 是的，自從我也幾乎不大明白你的那一天起。我看，你也變了，你的眼睛變冷了，你的感情也變涼了。

寧娜 近來，你的脾氣很大，說話也很難懂，好像都是些象徵似的。這隻鳥，也許也是一種象徵吧？可是，原諒我，我不懂這種象徵。（把海鷗放在椅上。）我的頭腦太簡單，領會不了您的意思。

特里勃列夫 起因就在那天晚上，我的脚本那麼愚蠢地失敗了。女人們從來不會對於失敗加以原諒。我已經把那脚本燒掉，片紙不存了。你怎麼知道我心裏的苦惱啊！你對我一天比一天冷，冷得可怕，冷得令人不能相信，正好像我是突然醒來，發覺這湖水已經乾掉，已經沈到地底裏去了。你剛剛說你的頭腦簡單，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唉，有什麼需要明白的？我的脚本不會受到歡迎，你藐視我的靈感，你已經認為我不過是個庸俗的，不足道的人，正和許多別的人們一樣……（頓足。）我倒是多麼明白，多麼明白這一切啊！我感覺得我的腦裏好像釘上了一根釘子，魔鬼呀，把這釘子和

我的虛榮心一齊都給抓去罷。就是這虛榮心吸吮着我的生命，像一條毒蛇似的，把我的生命快吸乾了……（看見特利哥林，他一面讀着一本書，一面走上來。）「喏，真的天才來了，走路像哈孟雷德似的，手裏也一樣拿着本書呢。（摹擬。）『空言，空言，空言。』……咳，太陽還不會真正照臨，可是你的臉上已經浮着微笑，你的眼睛已經融化在那光彩之中了。我決不妨害你們。（急急走下。）」

特利哥林（在書上作着註記。）聞鼻煙，喝伏得卡。老穿黑色。小學教師愛着她……

寧娜 您早，特利哥林先生。

特利哥林 早。情形發展得真是不可豫料，看起來，我們今天就該動身啦。大概，我們以後不容易再見面吧。我很難過。我不大常有機會遇到年青可愛的少女；我已經忘記了十八九歲的人會有怎麼樣的感情，連想像也無從想像，所以，我的小說裏的少女們，多半都是不很真實的。我真想鑽到你的心坎裏去，哪怕祇是一點鐘，好讓我來領略一下你是怎樣思想，讓我也知道這麼樣美麗可愛的小姑娘到底是怎麼樣

的一種人、

寧娜 我也真想鑽到您的心坎兒裏去呢。

特利哥林 那爲什麼？

寧娜 讓我也好領略一下做一位有名的天才作家到底是怎樣的味道？有了名，是怎麼個感覺。您這麼有名，您是怎麼個感覺呢？

特利哥林 怎麼？我看，並不怎麼。我從來不曾想過這回事情。（略作思忖。）也許是，你過分誇張了我的名聲，要不然，就我的名聲從來不曾被我感覺到。

寧娜 可是，當你在新聞紙上讀到那些論到您的文章呢？

特利哥林 別人稱讚我，我高興；別人罵我，我就不痛快一兩天。

寧娜 多麼不可思議的世界呀！您可知道，我是多麼嫉妒您！人們的命運該是多麼不同呢！有些人就簡直沒有什麼辦法打發他們那沈悶的，無味的，生活，全都平凡庸俗，全都一樣不幸；而有的人，譬如，像您，您是千萬人裏僅有的一個，您有着充滿光輝和意

三部，接着又是第四部。我不斷地寫，寫好了又趕着寄出去。我不能從容不迫地寫。你說，這裏面有什麼光輝，又有什麼精彩？啊，這簡直是一種胡塗生活呢！比方，現在，我是和你在一塊兒，我很興奮；可是，一時一刻我還記着我的未完成的小說在等着我。這兒，我看見了一朵雲頭，像一架大鋼琴。我就想着，該在一部什麼小說裏插進這麼一段：一朵雲頭浮過，正像一架大的鋼琴。向日葵花發出香氣，於是我就馬上記了下來：病態的香氣，寡婦似的花朵，在夏夜的描寫裏，可以用的。你我現在談着話，可是，我們所談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我都緊緊記着，急忙收到我的文章寶庫裏去——將來，也許有用呢。當我的工作一完畢，我馬上就跑去看戲，或者釣魚。如果我因此休息一下，忘記我自己，那該多好啊。可是，不能，又有一種新的題材在我的腦裏頭滾動，像一顆沈重的鐵的砲彈似的；於是，我不得不把自己又牽回我的書桌，又趕緊寫呀，寫呀。永遠是寫，寫，沒有完結。我沒有休息，我感覺得我簡直在吃掉我自己的生命。爲了我間或所能給與的這一點點的蜂蜜，我簡直是在搾取着我最好的花朵裏的花粉，

我不僅撕碎了那些花瓣，甚至還蹂躪了那些花根。你難道不以爲我是個瘋子麼？我的朋友們以及相識的人們難道還會把我當作個正常的人來看待麼？『您在寫什麼呀？您要貢獻我們一些什麼呀？』來來去去，全是這一套。在我看起來，朋友們對於我的注意，對於我的稱讚和熱情，完全不過是個騙局罷了，他們好像是把我當作一個病人來騙我。我真有點兒害怕，有一天他們會偷偷地從我的身後撲過來，抓住我，把我送到瘋人院去。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我還年青，那正是我一生的黃金時代，那時候我的寫作生活更是一種不折不扣的苦惱。想想罷，不過是這麼個小小的作家，說不上任何成就，自己看自己都怪笨，怪別扭，怪渺小的；神經緊張，手足都沒有放處，可是，又不得不在那些文學家們，藝術家們面前周旋。誰也不認識你，誰也不理睬你。對那些名人們，連正眼看一看的勇氣都沒有，就好像一個拚命的瞎鬼，可是身上却一文不名。我不會見過我的讀者，但是，不知道爲什麼，我總以爲他們對我是有敵意的，不信任的。我害怕觀衆，他們令我驚惶。當我不得不演出我的第一個劇本的時候，

我總覺得所有那些愚蠢的人都在對我懷着敵意，而那些開明的人則都淡然置之。啊，多麼可怕！多麼苦惱啊！

寧娜 可是，難道說，靈感和創作的歷程竟不會給您一種崇高的快樂麼？

特利哥林 那種快樂當然也有的。當我正寫着的時候，我高興。我也喜歡讀我的校樣，可是……一出版以後，我就不能忍受了。這時，在我看來，就完全是一種錯誤，全都大錯特錯，根本用不着寫了出來。於是，我就感覺討厭，感覺作嘔了……（笑）讀者們讀着我的作品，他們說：『不錯，美麗小巧。確是很美，可比托爾斯泰差遠啦。』不然，就是：『不壞，可是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可好多啦。』一直到我死，都還不過是這麼一套，祇是美麗，小巧，美麗，小巧——如此而已。而當我死後，我的朋友們走過我的墳墓，他們還會說：『這裏躺着的是特利哥林，不失為一位好的作家，可是，比屠格涅夫可差遠啦。』

寧娜 請原諒我。我簡直不了解您。您是給您的成功姑息慣啦。

特利哥林 什麼成功？我從來就不會喜歡過我自己。我討厭我自己的作品。最糟的是，我

總像在說夢話，時常連自己也不了解自己在寫些什麼。我愛這湖水，這些樹，這些雲。我愛自然。自然在我的心裏引起一種熱烈的，不可以抵抗的創作欲望。可是，我並不是個風景畫家；我也是個公民。我愛我的祖國，我的人民；我感覺得，如果我是個作家，我就該寫人民，寫他們的苦痛，寫他們的將來，就該寫到科學，寫到人民的權利，等等，一切和一切。我忙亂，慌張。人們從各方面鞭策着我，跟我鬧脾氣。我東奔西突，像被獵狗追着的狐狸似的。我看見生活和文化不斷進展，一步一步向前推進，而我自己，却像鄉下人趕火車似的，愈落愈後了。結果，我感覺着我祇配寫寫風景，要寫到其他一切，就全都假到骨子裏頭去啦。

寧娜 您工作得太過度，所以既沒有閒空也沒有心情來鑑賞您自己的偉大。您儘管不滿意自己，可是在別人看起來，您纔真偉大，真光輝呢。如果我是像您那麼偉大的作家，那麼，我就要把我整個的生命都貢獻給一般的羣衆。可是，我也知道，對於羣衆，最

大的幸福就是讓他們也能提高到我自己的水準，那麼，他們自己就會來駕着我的兵車的啦。

特利哥林 我的兵車，真是！難道我是個阿伽曼農麼？

寧娜 爲了成爲一個作家或者藝術家，爲了那種崇高的幸福，我情願忍受貧苦，失望，情願忍受周圍的人對我的憎恨；我情願住破房，吃黑麵包，情願忍受自己對自己的不滿，情願忍受自己發現自己的缺點時所受的苦痛，可是，爲了這種種的忍受，我得要求名聲……真正，赫赫的名聲。（以手掩面。）一想到這些，我的頭都昏啦……啊！

（伊琳娜的聲音從屋子裏發出來。）

伊琳娜 波里斯·阿歷舍葉維奇！

特利哥林 他們在叫我。大概是要細行李了。可是我很不想離開這兒。（環顧湖水。）你看這風景是多麼光明燦爛！多麼美麗！

寧娜 您可看見湖那邊的屋子和花園嗎？

特利哥林 看見的。

寧娜 那就是我親愛的媽媽的屋子。我是在那屋子裏出世的。我生長在這個湖邊，這湖

裏的每一個小島我都認識的。

特利哥林 這裏太可愛啦！（看見海鷗。）這是什麼？

寧娜 一隻海鷗。康斯坦丁·加里洛維奇給打死的。

特利哥林 一隻美麗的鳥兒。真的，我不想走。試一試，勸勸伊琳娜·尼古拉葉夫娜留下

來。（在筆記簿上作着註記。）

寧娜 您寫什麼？

特利哥林 哦，我在寫點兒筆記。有個題材觸動了我。（拋開筆記簿。）一篇短篇小說的

題材：一個少女，像你這麼的，終生住在湖濱；她愛這湖，像一隻海鷗，也像海鷗一樣地

自由，快樂。可是，有一個人偶然走過，看見了她，沒有什麼別的好做，就把她毀了，正像

這裏的這隻海鷗一樣。（稍停。）

〔伊琳娜出現窗前。〕

伊琳娜 波里斯·阿歷舍葉維奇，你在哪兒？

特利哥林 就來啦。（走去，回顧寧娜。對窗前的伊琳娜）什麼事？

伊琳娜 咱們不走啦。

〔特利哥林走進屋子。〕

寧娜 （走向腳燈，沈思片刻。）是夢嗎？真像個夢啊！

幕
落

第三幕

——索林家的客廳。左右有門。一座壁櫥。一具樂櫃。中央有桌。行囊和帽盒子準備出發的標幟。特利哥林正用午茶。瑪霞站在桌旁。

瑪霞 因為您是位作家，所以我把這些全告訴了您。您也許用得着。我老實告訴您：如果他傷得很厲害，我也不能再活下去一分鐘。可是，我還是照樣有勇氣的。我剛剛已經下了決心，我要把這愛情從我的心頭給拔出去，連根給拔起來。

特利哥林 怎麼個拔法呢？

瑪霞 我結婚去。跟梅德兼科結婚。

特利哥林 就是那個小學教員嗎？

瑪霞 是。

特利哥林 我可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瑪霞 沒有希望的愛情，長年空虛的等待……可是，結婚了以後，就沒有時間來講什麼愛情，新的煩惱會把舊的情感來窒息的。況且，無論怎麼說，多少總算一種改變吧。再
來一杯。

特利哥林 那不太多嗎？

瑪霞 哎，得了罷！（斟滿兩杯。）別那麼望着我！女人們喝起酒來，比你們所想像的厲害得多呢。不過很少女人像我這麼公開，大多數都偷着喝罷了。真的。並且，一喝起來，不是伏得卡就是白蘭地。（碰杯。）祝您一路如意！您是個好心腸的人；我真捨不得您走。（他們喝酒。）

特利哥林 我自己也並不想走。

瑪霞 那您就該請她留下來。

特利哥林 不行的，她怎麼也不會留下的。她的少爺正胡鬧得緊。先前，他是要自殺，現在，又要找我來決鬪了。這算怎麼一回事呢？他亂嚷亂叫，大放厥詞，宣傳着新的藝術形式……可是，天地大得很——新和舊儘可以並存的呀！有什麼爭吵的呢？

瑪霞 是的，這中間也未免有點兒嫉妬。可是，這完全不關我的事。

〔沈默有間。雅可夫提着行囊，由台右穿向台左。寧娜入，站在窗邊。〕

瑪霞 我那位教員當然不夠漂亮，可是心地很好，雖然窮，可是很愛我。我很對不起他，也對不起他那年老的母親。好啦，讓我再祝福你，幸福如意。別記着我是個壞人。（熱情地和他握手。）對於您給我的友誼的關心，我非常感激。您有新的作品，都請送我一本，並且，務請題幾個字兒。可是，千萬請別寫什麼『給我尊貴的友人』，祇請您這麼寫罷：『給那浮萍般的，一無寄託的瑪爾雅。』再見！（走出。）

寧娜 （將手臂伸向特利哥林，握拳。）單嗎？還是雙？

特利哥林 雙。

寧娜 (悽然) 錯啦。我手裏祇有一顆豆子呢。我是想占個卦，看看我到底該不該上舞台去。我真想什麼人給我出個主意。

特利哥林 這不是別人可以混出主意的事情哪。(稍停)

寧娜 我們就要分別啦……也許再也不會見面。您把這個小小紀念章拿去，當作一種惜別的禮物，好嗎？我把您的名字刻了在這一面……另一面，刻了您的一本書名。

天和夜晚。

特利哥林 多美呀！(吻着紀念章) 可愛的紀念。

寧娜 有時候，也請想着我。

特利哥林 我會想着你的。我會想着你，正像一星期以前，在陽光燦爛的那一天——你
可記得？——你穿着鮮麗的衣裳……我們談着話……在那座位上，躺着一隻白色的海鷗。

寧娜（沈思地）是的，一隻海鷗……（沈默有間）有人來啦，我們不能再談下去……

我求您，在您動身以前，再給我兩分鐘談話的機會……（由左方下）

（同時，伊琳娜由左方上，索林佩着勳章之類，雅可夫忙着行李，也隨着上來。）

伊琳娜 就呆在家裏罷，老頭子。既然得了這麼個風濕病，就不能到處跑啦。（對特利哥

林）是誰出去了？寧娜嗎？

特利哥林 是。

伊琳娜 Pardon, 對不起，我妨害了你們。（坐下）我總算把東西都收拾好了。我累死
啦。

特利哥林（看着紀念章）『白天和夜晚一百二十一面，十一和十二行。』

雅可夫（清檢桌子）也把您釣魚的東西給收拾起來嗎，您老？

特利哥林 當然，我以後還要釣的。可是，鈎子可以下下來。

雅可夫 是，您老。

特利哥林 一百二十一面，十一，十二行。那兩行裏是寫的什麼呢？（對伊琳娜）這兒有

我的作品嗎？

伊琳娜 有的，在我哥哥的書房，靠牆角的書架上。

特利哥林 一百二十一面……（下。）

伊琳娜 真的，哥哥，你就呆在家裏罷。

索林 你就要走了；你不在這兒，我呆在家裏會怪寂寞的。

伊琳娜 城裏又有什麼好呢？

索林 當然，也並不特別好，可是，到底……（笑。）比方說，像鎮公所的奠基典禮之類，總

不會少吧。要是能擺脫這種死井一般的生活，哪怕祇是一個鐘頭，半個鐘頭，也多好

啊！我像香煙盒子似的給擱在架子上，已經擱得太久啦。我已經告訴了他們在一點

鐘給我備馬；咱們可以一塊兒出發。

伊琳娜（沈默有間。）得啦，你還是留下罷，留在家裏，別心煩，也別着涼。好好兒照看我

的孩子疼疼他，勸勸他。（稍停。）我這就要走了，我一輩子也不會知道那孩子幹什麼要自殺去。我不嫉妬不外是最大的原因，所以我早一天把特利哥林帶走，就早好一天。

索林 這教我怎麼說呢？也還有別的原因的。這很容易了解：他正年青，是個智識青年，可是却住在這荒野的鄉下，沒有錢，沒有地位，沒有前途。他無事可做。他對於自己的無所事事，是又慚愧，又害怕的。我真很喜歡這孩子，他也很疼我，可是，不管怎樣，他總覺得他在這屋子裏是多餘的，是個寄人籬下的窮親戚，這很簡單嗎，這正是一種——

amour propre, (自尊心。)

伊琳娜 我真叫我時刻放心不下。（沈思。）也許，讓他當兵去倒是好的。

索林 （開始吹口哨，於是，遲疑不決地）據我想呢，如果你……你給點兒錢給他，那就最好不過了。首先，他總得穿得像一個人樣子，那，那就要化錢。你自己瞧罷，從大前年起，他就是穿着那件破甲克到處跑，而且，沒有大衣……（笑）讓他開開心，比方說，

出國走走之類，對他也決不會有什麼壞處……其實，化錢也並不很多。

伊琳娜 倒不在乎多不多……也許，做兩件衣服我還辦得到，可是，說到出國的話，那可……不，就是做衣服，我目前也辦不到。（堅決地）我沒有錢！

〔索林大笑。〕

伊琳娜 沒有！

索林 （開始吹口哨。）可不是。原諒我，親愛的，別生氣。我相信你……你是一個慷慨的，大量的女人。

伊琳娜 （哭着）我沒有錢呀！

索林 如果我有錢，當然我也會給他一點，可是我什麼也沒有，半個大也沒有呀。（笑。）我的管家把我的恩餉全給拿去，化在田地上，牲口上，蜜蜂上，我的錢全給冤枉糟踏了。到頭來，蜜蜂跑了，牲口死了，連我自己要匹馬也總要不來呢……

伊琳娜 自然，錢我是有的，可是，你知道，我是個女演員，就光是我的衣服，也夠把我急死

啦。

索林 你是仁慈的，有善心的……我尊敬你……那是當然的……唉，怎麼，不好，又有點

兒……（搖幌）我覺得有點兒暈。（抓住桌子）有點兒不對，噫……

伊琳娜 （吃驚）哥哥！（攙扶他。）哥哥，親愛的！怎麼啦！（叫。）來人呀！來人呀！

〔特里勃列夫頭部纏着綑帶，同梅德兼科入。〕

伊琳娜 他發暈啦！

索林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微笑，飲水少許。）過去啦……沒有什麼。

特里勃列夫 （對伊琳娜）別害怕，媽媽，並不很厲害。這一向，舅舅的暈病是時常發的。

（對舅舅）舅舅，您躺下罷。

索林 對，躺一會兒也好……可是，我終歸是要到城裏去的。我稍稍躺一躺，還是要去的。

……這是當然的……（依着拐杖由右方走。）

梅德兼科 （攙着他。）有這麼個謎子，早上，四隻腿，中午，兩隻腿，黃昏，三隻腿……

索林（大笑）不錯，不錯。晚間，直挺挺。勞駕，勞駕，我自己會走啦……

梅德兼科 噢，得了罷，客氣幹嗎？（同索林下）

伊琳娜 真把我嚇死啦。

特里勃列夫 他老人家住在這種鄉下，總是不大好的。他曾悶壞啦。媽媽，您就慷慨這麼一回罷，借給他這麼一千五百或者二千個盧布，就足夠他在城裏住上一整年的。

伊琳娜 我沒有錢，我是個女演員，不是銀行家。（稍停）

特里勃列夫 媽，給我吧，把綳帶換換。您做這些事情做得多好！

伊琳娜（從藥櫥裏拿出碘酒和紗布來）大夫來遲啦。

特里勃列夫 他答應十點鐘來，現在可已經是正午。

伊琳娜 坐下。（從他的頭上取下綳帶來）這倒像塊頭巾。昨兒還有個外路人，在廚房裏直問你是哪一國的人呢。可是，你差不多完全好啦，祇剩下這麼一點點。（吻他的頭）我走了以後，再不許你這麼淘氣，答應我嗎？

特里勃列夫 不會的，媽媽。那不過是一時瘋狂的絕望，我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以後決不會再有的。（吻她的手。）您的手多麼輕巧啊。我記得很久以前，您還在帝國劇場演戲的時候——那時候我還小呢——咱們院子裏有人打架，有個洗衣服的女人，也就是咱們院子裏的住戶，給打傷啦，傷得很重。您記得嗎？別人把她攙起來的時候，她已經暈過去啦。您看護她，給她藥吃，還在一隻木桶裏給她的小孩兒洗澡呢。媽，您不記得嗎？

伊琳娜 不記得了。（換上新的綳帶。）

特里勃列夫 那時候，還有兩個演舞劇的舞女也跟咱們一樣住在那院子裏……她們時常過您這邊來，一塊兒喝咖啡……

伊琳娜 這我還記得。

特里勃列夫 她們都非常地虔心（稍停。）近來，近來這幾天，我愛您愛得什麼似的，一心一意地，完完全全地愛着您，像我還是小孩兒的時候一樣。除了您，我再也沒有別

的親人啦。可是，媽，爲什麼，爲什麼您竟會讓那麼個傢伙來控制着您呢？

伊琳娜 康斯坦丁，孩子，你不了解他。他的性格纔高尚呢。

特里勃列夫 可是，當他知道我要和他決鬪的時候，他的性格可不怎麼高尚，他可要溜之大吉啦！這種逃避，就夠無恥！

伊琳娜 胡說！是我教他走的。

特里勃列夫 好一個高尚的性格！這時候，我和您爲着他差不多要爭吵起來了，可是，也就在這時候，他反在客廳裏或者花園裏哈哈大笑，笑咱們傻呢……他正在開導着寧娜，硬想說服那女孩子，讓她相信他是個偉大的天才呢！

伊琳娜 怎麼你就偏愛在我面前說些個我不愛聽的話？我尊敬那個人，我請你不要當着我的面說他的壞話。

特里勃列夫 可是我就偏不尊敬他。您想讓我也把他當個天才，可是，對不起得很，我可不能摸着鼻子哄眼睛。他的那些個大作直叫我作嘔！

伊琳娜 那就是嫉妬。祇會裝模作樣，可是並沒有才能，還專愛攻擊別人真正的天才——這種人，一輩子也出息不了的。哼，還自以為得意呢！

特里勃列夫（冷嘲地）真正的天才（憤怒地）老實給你們說了罷：要說天才，把你們的天才一塊兒堆起來，也不在我的眼裏頭！（從頭上把綳帶扯下來。）你們，拿你們的那些個陳腐的傳統，篡奪了藝術的寶座，除了你們自己的那一套玩藝兒以外，在你們看來，什麼都不真實，什麼都不合法，都該給壓下去，都該悶死！我怎麼也不相信你們，不相信你，也不相信他！

伊琳娜 頹廢派！

特里勃列夫 給我去到你們那花花綠綠的劇場，去演你們那種不值一文的傻戲罷！

伊琳娜 我從來不曾演過那種傻戲。你管我不着你連一齣不值一文的傻戲都寫不出！你什麼都說不上，不過是個某輔的店員！寄生虫！

特里勃列夫 守財奴！

伊琳娜 叫化子！

〔特里勃列夫坐下，默默流淚。〕

伊琳娜

無用的東西！（激動地走上走下。）別哭……快別哭啦。（自己也哭了。）別……

（吻他的額，頰，和頭。）我親愛的孩子，原諒我……原諒你作孽的媽媽。原諒媽媽！你曉得，媽媽的心多麼難受。

特里勃列夫

（擁抱着她。）您知道，我的心裏也多麼難受！我什麼都失掉了！她不愛我

了，我怎麼也寫作不出來……我所有的希望全都幻滅了……

伊琳娜

不要絕望……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特利哥林馬上就走了，那麼，她會再愛你了。

（揩掉他的眼淚。）好啦，你和媽媽已經好了吧？

特里勃列夫

（吻她的手。）是的，媽。

伊琳娜

（溫柔地）那麼，跟他也好了罷。答應我不再跟他決鬥，答應嗎？

特里勃列夫

好。可是，媽媽，別讓我碰見他。看見他，我祇有苦痛——那不是我所忍受得

了的。特利哥林入。他來了……我得走開……（匆匆將紗布之類放入櫃內）

讓大夫給我包紮去罷。

特利哥林（在書上找着）一百二十一而……十一，十二行在這兒。（唸）『如果我的生命對您會有用處，那麼，請來把牠拿去罷。』

（特里勃列夫從地板上拾起綳帶，急出。）

伊琳娜（看錶）馬車快到啦。

特利哥林（自語）『如果我的生命對您會有用處，就請來把牠拿去罷。』

伊琳娜 你的東西都收拾好了嗎？

特利哥林（不耐）好了，好了。（沈吟）爲什麼，從這麼一個純潔的靈魂的申訴，怎麼會給我帶來這樣深的悲哀，讓我的心感覺着絞扭一般的痛苦？『如果我的生命對您會有用處，就請來把牠拿去罷。』（對伊琳娜）咱們再待一天罷。

、伊琳娜搖頭。

特利哥林 再待一天！

伊琳娜 親愛的，我知道是什麼把你絆住了。可是，你真得稍稍控制一下你自己。你有點兒醉啦。清醒清醒罷！

特利哥林 我求你，你也要清醒清醒，放明白一點，懂事一點；你要像我的一個真正的朋友似的來看這整件事情。（緊握她的手。）你是肯犧牲的。請你做我的朋友，放開了我罷！

伊琳娜 （強烈地激動）你真是已經醉到這般的地步了嗎？

特利哥林 我給她吸住了。也許，這正是我所需要的。

伊琳娜 需要一個鄉下女孩子的愛情啊，你是多麼不顧自己的身份哪！

特利哥林 有時候，有人會一邊做夢一邊走路的——現在的我，就正是這樣。現在，我是在跟你談着話，可是，實際上，我是已經睡着了，正夢着她呢……我已經給那甜蜜的，神奇的夢，所迷醉了……請你放開了我！

伊琳娜（顫慄）不，不！我也是個女人，正跟別的女人一樣。請你不要像這麼地和我講話。別折磨我呀，波里斯。我害怕死啦。

特利哥林 如果你願意，你是可以不跟別的女人一樣。愛情——青春的，美麗的，詩一般的愛情，令人飛入甜夢似的世界的愛情——那正是人生惟一的幸福。我從來不會享受過像這樣的愛……在我年青的時候，我完全沒有時間，我整天跑着編輯先生的門路，整天和貧窮鬭爭。現在，那意想不到的愛情却正在這兒，牠自己來啦，牠正對我招手。我幹嗎偏偏跑開去，那算什麼意思呢？

伊琳娜（憤怒地）你瘋啦！

特利哥林 答應我！答應我吧！

伊琳娜 今天你們大夥兒勾結好了，專來折磨我一個人的呀（哭）。

特利哥林（按住自己的心口）她還不明白！她偏偏不肯明白！

伊琳娜 難道我已經那麼老，那麼醜，教你竟能這麼狠心，在我的面前公然說起別的女

人嗎？（擁抱着他，吻他。）啊，你簡直瘋啦！我的好人，我的寶貝……你是我生命的最後的一頁（跪下來。）你是我的歡喜，我的驕傲，我的幸福（抱住他的膝頭。）如果你拋棄了我，哪怕是一點鐘，我也不能再活下去的，我定會瘋啦。啊，我的寶貝，我的心，我的肝，我的主人……

特利哥林 有人來啦。（攙她起來。）

伊琳娜 讓他們來，難道我還怕羞？我愛你（吻他的手。）我的寶寶，我的亡命的孩子，你要瘋，可是我是不能讓你瘋的，我不要你瘋……（大笑）你是我的……我一個人的……這額角是我的，這眼睛是我的，這可愛的絲絨一般的頭髮也是我的……你整個兒的一切一切，都是我的，都是我的。你是多麼有天才，多麼俐伶，你是現代最偉大的作家，你是俄國的一顆明星……你是這麼誠實，樸素，活潑，富有康健的幽默……祇須一個筆觸，你就可以畫出了一個人物或者一片風景的神髓；你的人物全都是活生生的。無論誰讀你的作品，沒有不歡喜的！你以為我是言過其實嗎？你以為我是

故意阿諛你，諂媚你嗎？你瞧我的眼睛……你瞧……你看我現在的樣子，我能哄你，能騙你嗎？你看，祇有我是惟一能鑑賞你的人，祇有我是惟一對你說出真話的人，我的寶寶，我的人……來嗎？答應我嗎？答應不拋棄我嗎？

特利哥林 我沒有我自己的意志……我從來不會有過自己的意志……軟弱，不堅定，老是屈服在別人的意志之下——一個女人怎麼會關心到這樣的一個男子呢？把我拿去，把我帶走，可是，要注意，不要讓我離開了你一步……

伊琳娜（自語）現在，他是我的了！（安詳的語調，像什麼也不會發生過似的。）可是，要是你高興的話，你儘可留下。我可以先走，你隨後來，一星期以後趕來。真的，有什麼值得那麼急的？

特利哥林 不，我們還是一塊兒走的好。

伊琳娜 隨你的便。那麼，咱們就一塊兒走罷。（稍停。）

（特利哥林作著筆記。）

伊琳娜 你寫什麼？

特利哥林 今天早晨，我聽見了一個很好的名字。處女之林。這也許會有用的。（欠伸）

那麼，咱們就要走啦？又是火車，車站，酒吧，羊肉，談話……

尙拉葉夫（入）在這惜別依依的時候，我給您們報告，馬車已經備好啦。夫人，該是出發到車站去的時候啦；兩點零五分火車到站。夫人，我請您千萬別忘了打聽一下，演員蘇茲達爾采夫怎麼樣啦。他還活着嗎？他還好嗎？有一個時候，我們是常在一塊兒喝酒的。在被劫的郵船裏，他的演技真是誰也比不了。我記得悲劇演員伊茲美洛夫，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和他在厄里沙維托格勒一塊兒演過戲……別忙，夫人，您再耽擱五分鐘也還不要緊。有一回，他們在一個鬧劇裏頭表演反叛，當他們忽然被發現的時候，伊茲美洛夫該說一句『咱們落到陷阱裏啦』，可是他偏不說『落到陷阱裏』，却說了一句『咱們落到天井裏啦』（大笑）天井呢！

（當他說着的時候，雅可夫一直忙着行李。女婢將伊琳娜的帽子、外衣、傘和手套都拿了來，大家幫忙伊琳

娜穿戴起來。男廚役在左邊的門口張望，遲疑了一會，也走了進來。波黎娜、索林和梅德兼科相繼入。

波黎娜（拿着籃子。）這些梅子給你們帶着上路。甜着呢。有這樣的好東西，你們許會

高興的……

伊琳娜 你真太好啦，波黎娜·安得列葉夫娜。

波黎娜 再見，我親愛的！如果有什麼事不如您的意，都請您原諒了罷。（哭。）

伊琳娜（擁抱她。）什麼都好。都好得很。可是，你別哭呀。

波黎娜 時間飛得真快！

伊琳娜 那是無法可想的。

索林（穿着披肩大衣，戴着帽子，手裏拿着手杖，由左方的門上來，走過舞台。）妹妹，該

是動身的時候，要不，就會趕不上啦。我先到馬車上去。（走出。）

梅德兼科 我就步行到車站去……給你們送行。我會馬上就走到了。（走出。）

伊琳娜 再見罷，親愛的朋友們……如果咱們大家還好好兒地活着，那麼，明年夏天咱

們又可以再見了。（女婢，廚子和雅可夫吻她的手。）不要把我忘啦。（給廚子一個

盧布。）這個盧布是給你們三個分的。

廚子 太太，謝謝您！一路平安！我們感謝您的恩典！

雅可夫 上帝保佑您一路康甯！

尙拉葉夫 夫人，您可得給我們來封信，讓我們高興高興哪！再見，波里斯·阿歷舍葉維

奇！

伊琳娜 康斯坦丁到哪兒去啦？去告訴他，我就要動身啦；我們也得告別一下呢。好罷，朋友，再見，別記着我的不好。（對雅可夫）我已經給了一個盧布給廚子。那是給你們

三個分的。

（全體由右方出。舞台已經空了。幕後，是送別時照例會有的各種聲音。女婢跑回來；從桌上拿起那一籃梅

子，又跑出去。

特利哥林（跑回來）我忘了我的手杖。我記得是擱在那外邊，露台上面的。（向左門，

在門口，碰到正走進來的寧娜。是你嗎？我們要走了……

寧娜 我早覺得我們是不會不再見一面的。（激動地）波理斯·阿歷舍葉維奇，我已經決定了，骰子已經擲定了，我決計上舞台去。明天，我就會離開這兒，離開我的父親，拋棄了所有的一切，開始一種新的生活。我，跟您一樣，也是……到莫斯科去。咱們在莫斯科見罷。

特利哥林（四顧）你到了以後，就住在斯拉夫揚斯基酒家……到了就馬上通知我。……我在摩爾查諾夫卡，格羅霍爾斯大廈……我得趕快走……（稍停）

寧娜 再給我一分鐘……

特利哥林（低抑的聲音）你是多麼可愛！想一想，我們不久就可以再見，那該多麼幸福啊！（她倒入他的懷裏。）不久以後，我又可以看見那神奇的眼睛，那無可形容的，美麗的，深情的微笑……那溫柔的容顏，那天使一般純潔的表情……啊，我的，我的愛……（長時間的親吻）

幕落

原书空白页

第四幕

——第三幕和第四幕之間，相隔兩年——

索林家的客廳之一，現在已經變成特里勃列夫的書齋了。左右均有門，遇到內室。中央，有玻璃門遇到露台。除了照例的客廳陳設之外，右角，有寫字台，靠左門，有沙發一，書架一；窗上和椅上都放着書。黃昏。油燈一盞，已經點燃，上有罩子。有樹葉息索的聲音，風在烟囪裏號叫。巡夜人敲着椰子。梅德兼科和瑪霞入。

瑪霞

(叫着) 康斯坦丁·加里洛維奇！康斯坦丁·加里洛維奇！(四顧) 唉，這兒一

個人都沒有。老頭子每一分鐘都要問：科斯蒂亞在哪兒？科斯蒂亞在哪兒呢？一不看見他，他簡直就活不下去啦。

梅德兼科 他怕把他一個人丟下了。(諦聽) 多麼討厭的天氣！像這樣已經是第二天

啦。

瑪霞 (把燈扭明。)湖上頭起了浪呢。多大的浪。

梅德兼科 花園裏多麼黑！我們該告訴他們，讓他們把花園裏的那個戲台給拆了。空空洞洞，怪難看，像個骨頭架子似的，幕布又劈劈拍拍地響着。昨兒晚間我從那兒經過，好像有人在裏頭哭着似的。

瑪霞 荒謬絕倫……(稍停)

梅德兼科 咱們回家去罷，瑪霞。

瑪霞 (搖頭。)我今兒就在這兒過夜。

梅德兼科 (懇求地)瑪霞，回去罷。我們的孩子該餓壞啦。

瑪霞 胡說！瑪特利亞娜會喂他的。(稍停)

梅德兼科 我替孩子難過。他已經三天晚上沒有看見媽媽啦。

瑪霞 你真討厭。往常，你至少還會談些一般的問題，這如今，你可整天祇是家呀，孩子呀，

家呀，孩子呀的——除了這，你什麼都談不上。

梅德兼科 走罷，瑪霞。

瑪霞 你自己請罷。

梅德兼科 你父親又不肯給我馬。

瑪霞 他肯的。你求他去，他會肯的。

梅德兼科 好的，我就找他去。那麼，你明天就得回來啊？

瑪霞 （聞聞鼻烟。）好，就是明天罷。你看你多麻煩呀。

〔特里勃列夫和波黎娜入。特里勃列夫拿着枕頭和被褥，波黎娜拿着被單和枕頭套。他們把枕頭和褥子放在沙發上，於是，特里勃列夫走到寫字台前坐下。〕

瑪霞 您這是幹什麼，媽？

波黎娜 彼得·尼古拉葉維奇教我們給他在科斯蒂亞的屋子裏安個舖。

瑪霞 讓我來鋪罷。（鋪着被褥。）

波黎娜（嘆息）老年人，也跟小孩們一樣呢。（走到寫字台前，倚着自己的手肘，看着桌上的原稿。有間。）

梅德兼科 好罷，那麼，我這就走啦。再見，瑪霞。（吻他妻子的手。）再見，媽。（也想吻岳母的手。）

波黎娜（憤怒地）得，要走就快走罷。

梅德兼科 再見，康斯坦丁·加里洛維奇。

（特里勃列夫無言地伸手給他，梅德兼科走出。）

波黎娜（看着原稿）誰都料不到，誰都想不到你竟會成功一個真的作家的，科斯蒂亞。可是，現在，謝天謝地，別人雜誌裏可給你寄錢來啦。（摸摸他的頭髮。）真的人，也漂亮多啦……親愛的，好科斯蒂亞，你待我們瑪霞要稍爲好點兒呀！

瑪霞（一面鋪着褥子。）別攪他，媽。

波黎娜（對特里勃列夫）她是個怪可憐的孩子呢。（稍停。）你要知道，科斯蒂亞，一

個女人並不要求你對她怎麼樣，祇要你好好兒看她一眼，她也就滿意了。這是我親身體驗到的。

（特里勃列夫從桌旁站了起來，一言不發，走開了去。

瑪霞 瞧，您到底把他惹煩啦。您幹什麼要麻煩他呢？

波黎娜 我替你難過，孩子。

瑪霞 您替我難過就行嗎？

波黎娜 我替你心疼。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孩子，我完全都明白的。

瑪霞 這全都是一片癡心。除了在小說裏以外，像單戀那種事是不長久的，決不會有什麼關係的。要緊的就是別讓自己真的下了水，不要一心以為總有一天會有轉機，別人總會心回意轉的……如果愛情鑽到了心裏來，除了把牠拔掉，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他們已經答應了把我的丈夫調到別一個區裏去。調了以後，我就會把這一切都忘記的……我會把這一切從我的心裏拔掉。

（相隔兩間屋子，愛麗的華爾茲舞曲傳來。）

波黎娜 那是科斯蒂亞在彈着鋼琴。他心裏一定難過得很。

瑪霞 （無聲地跳了幾步華爾茲。）要緊的是媽媽，不要他在我的眼前。如果他們果真

把我的丈夫調到了別處去，我敢說，不要一個月我就可以完全忘掉的。這全都是些廢話。

（左門開。多恩和梅德兼科把索林用車椅推了進來。）

梅德兼科 現在，我是六口之家啦。麵粉可已經是兩個戈比一磅。

多恩 你得注意，不要鑽進了頭腦不得尾巴。

梅德兼科 您當然可以笑我啊。您的錢多，您都不曉得怎麼樣纔化得完呢。

多恩 錢？我的小夥子，行業三十年，煩惱了一輩子，無間日夜，弄得自己都不敢說自己的靈魂是屬於自己的，結果我存了二千盧布。這二千盧布，在不久以前我到外國去，全

化光了。我什麼都沒有。

瑪霞（對其夫）你還沒有走？

梅德兼科（犯了罪似的）人家硬不給我馬廐，我怎麼走呢？

瑪霞（壓低了聲音，深深慍慍地）我見了你就難受。

〔車椅停在房間的左半波黎娜，瑪霞和多恩坐在椅旁；梅德兼科悲哀地走向一邊。〕

多恩 這屋子的變動該多大呀！客廳已經變成書齋了。

瑪霞 康斯坦丁·加里洛維奇在這兒工作比較方便些。有必要的時候，他就可以隨時

走到花園裏去，在那兒他可以靜靜地思想。

〔巡夜人敲着椰子。〕

索林 妹妹到哪兒去啦？

多恩 她到車站去接特利哥林去啦。馬上就回來的。

索林 你既然認爲有把我妹妹找來的必要，那麼說起來，我的病當然是很危險啦。（沈

默有間。）真奇怪，既然我的病勢已經危險，可是，偏偏什麼藥也不給我吃。

多恩 那麼，您要吃什麼藥呢？癩草精？蘇打奎甯？

索林 啊，又該他來教訓我啦！真夠受！（將頭點向沙發。）那是給我豫備的牀麼？

波黎娜 是的，是爲您的，彼得·尼古拉葉維奇。

索林 謝謝你。

多恩 （哼着）『明月浮在夜半的天空。』

索林 我真想給科斯蒂亞一篇小說材料。這題目該叫作『希望了一輩子的人』——

L'homme qui a voulu。在我年青的時候，我曾經希望做個文學家——沒有做

成；我也會想做個演說家——可是我的演說之壞，壞得嚇人。（摹擬着自己。）「這

個，這個，那麼，那麼，可是，呃……呃……結結巴巴，巴巴結結，等我結完，已經滿頭大

汗啦；我也希望過結婚，可是一輩子沒有結成；我從來就極想住在城裏，可是，此刻，我

到底要在這種鄉下來了結我的一世啦——呃，呃……

多恩 我曾經希望做個實授的參議員——我果真就做成了。

索林（笑。）那倒不是我希望的。那是牠自己碰到我頭上來的。

多恩 我說，一個人到了六十二歲這份年紀，還要來對生活表示不滿，那可真不夠漂亮。

索林 看你這傢伙該多麼霸道。你總該明白，一個人終是想活的！

多恩 這就想得無味得很。任何生命，到時候都得有個了結——這是自然的法則。

索林 你說起話來倒真像個飽經滄海的人呢。你已經滿足了，所以你對於人生就冷淡得很，什麼都不在乎。可是，就是你，也不能說不怕死呀。

多恩 怕死，是一種動物性的恐懼。咱們得克服那種心理。祇有那些相信永恆的生命，自覺自己的罪孽的人，他們怕死纔是一種合理的害怕。而你閣下呢，第一，就沒有信仰，再說，你還怕作了什麼孽麼？你不過在司法部裏服務過二十五年，如是而已。

索林（笑。）二十八年啦……

（特里勃列夫走進，坐在索林脚前一張小凳子上，瑪麗一直看着他。）

多恩 咱們妨害康斯坦丁·加里洛維奇用功吧？

特里勃列夫 啊，不，沒有關係。（稍停。）

梅德兼科 請讓我問問您，多恩大夫，您在外國最喜歡哪一個都市？

多恩 熱那亞。

特里勃列夫 爲什麼一定是熱那亞呢？

多恩 在那兒，街上的生活真太妙啦。黃昏的時候，你從旅館走了出來，整個街上全塞滿了人。你沒有目的地在人羣裏頭游來游去；你和那些人羣生活在一塊兒了，在心理上已經和他們合而爲一了，你幾乎可以相信一種所謂世界的靈魂竟是可能的事情，正跟寧娜在你的脚本裏所表演的一樣。說起來，寧娜現在到底在哪兒？她過得還好嗎？

特里勃列夫 也許過得還好吧。

多恩 我聽說她過着一種很奇特的生活。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特里勃列夫 說來話長呢，大夫。

多恩 那麼，就簡簡單單地給我們說說罷。（稍停）

特里勃列夫 她從家裏逃出去，和特利哥林發生了一些關係，您大概知道吧？

多恩 我知道的。

特里勃列夫 她生了個孩子，孩子死了，特利哥林玩厭了她，以後，正是我們可以豫料到的，他又跑回他的老關係那邊去了。不過，說起來，他從來也不會和他的老關係斷絕過，可是，在他這種沒有骨氣的人，當然新舊關係都不肯完全脫手的。就我所聽到的揣想起來，寧娜的私生活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完全的失敗。

多恩 那麼，在舞台上呢？

特里勃列夫 在舞台上，據我想，也許更壞。她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個市集上初次出演，以後，就跑外省了。那些時，我一直都注意着她，她走到哪裏，我也追到哪裏。她多半演些大角色，可是，她的演技很粗糙，沒有味兒，尖着嗓子叫，動作也有些過火。她有時候叫，

一聲叫得很好，死也死得很成功，可是，那不過是有時候罷了。

多恩 那麼，她真還有些天才？

特里勃列夫 這倒很難說。我看也許有的。我去見過她，她不見我，旅館裏的用人也不讓我會見她。我了解她的心情，所以也沒有堅持着要見到她。（稍停。）我還能給你說什麼呢？後來，當我回家以後，我也接過她的好幾封信——都是熱情的，聰明的，有趣的信。他並不訴苦，可是我却覺得她是深深地不幸的；每一個字句都流露出來一種病態的，過度緊張的神經。她的想像力也有點兒凌亂了。她自己署名『海鷗』。在普希金的人魚裏頭，那個磨坊夫說他自己是隻大烏鴉，同樣，寧娜在她的信裏也不斷說着她自己是隻海鷗。她現在就在這兒。

多恩 這兒？你到底說什麼！

特里勃列夫 在鎮上，住在旅館裏。她已經在那兒住過五天了。我去見過她，瑪霞小姐也去過，可是她一個人也不見。賽米揚·賽米約諾維奇剛說，他昨天下午在離開這兒

五里多的田野裏頭還看見她的。

梅德兼科 是的，我看見她的。她正朝那面走，到鎮上去。我給她鞠躬，還問了她爲什麼不

來看看咱們。她說她要來的。

特里勃列夫 她不會來的。（稍停）她父親和後娘已經不認她。他們已經派了人看守着，連屋子也不讓她走近呢。（同多恩一起走向寫字台）大夫，要做個哲學家，在紙上是多麼容易，在實際生活裏可又是多麼困難呀！

索林 她可真是個可愛的女孩子呢。

多恩 什麼？

索林 我說，她可真是個可愛的女孩子。有一個時候，我這實授參議員簡直是愛上她了。

多恩 你這個老色鬼。

尙拉葉夫的笑聲傳來。

波黎娜 好像官們的人已經從車站回來了……

特里勃列夫 是的，我也聽見了媽媽的聲音。

伊琳娜，特利哥林和尙拉葉夫同入。

尙拉葉夫（一邊走進來）在自然元素的影響之下，我們全都老啦，憔悴啦，可是您，夫人，您還照樣年青着呢……打扮得花花俏俏的，又活潑，又雅致……

伊琳娜 你真想捧得我再倒一回楣嗎，你這個討厭的人！

特利哥林 彼得·尼古拉葉維奇，您好啊，還是愛犯那老毛病嗎呢，真糟！（看見瑪霞，快

樂地）瑪霞小姐！

瑪霞 您還記得我嗎？（握手）

特利哥林 結婚了嗎？

瑪霞 早結了。

特利哥林 幸福嗎？（對多思和梅德兼科鞠躬，於是，猶豫地走向特里勃列夫）伊琳娜

·尼古拉葉夫娜告訴我，說你已經忘記了過去的一切，不再生氣了。

〔特里勃列夫伸出手來。〕

伊琳娜（對她的兒子）波里斯·河歷舍葉維奇把登着你的小說的那本雜誌也給帶來啦。

特里勃列夫（拿過雜誌，對特利哥林）謝謝您，您太好了。

〔大家坐下。〕

特利哥林 你的那些崇拜者都向你道賀……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對你的作品都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別人不斷向我打聽關於你的事情。他們問你是個什麼樣子，多大年紀，是黑呢，或者是白。不知道爲什麼，無論誰都想像着你一定不很年青。誰也不知道你的真姓名，因爲你老是用筆名發表作品的。你簡直是和「鐵假面」一樣神秘啦。

特里勃列夫 您這次會在這兒多住些時候嗎？

特利哥林 不。我想明天就得回莫斯科去。沒有辦法麼。我得趕完我那部長篇小說，並且，

還答應過給一本快要出版的短篇集子湊點東西老實說，總不外乎是那一套。

〔正說着話的時候，琳娜和波黎娜已把房間中央擺開一張壁爐，並倚柵子裏把『洛托』神拿了出來。

尙拉葉夫點燃蠟燭，安好了椅子。

特利哥林 天氣可不會給我一種友誼的歡迎，刮着這麼厲害的風。如果明早這風能停下來，我就可以到湖邊去釣魚去。我也得看看那個花園和你的腳木上演的那個地方。你記得嗎？我已經有了一篇小說的題材，現在祇要把那背景在我的記憶裏再去回味一下就行了。

瑪霞（對地的父親）爸爸，給一匹馬給我丈夫罷！他得回家去呢。

尙拉葉夫（摹擬）得回家去——一匹馬（嚴厲地）你自己睜開眼睛看看；馬是剛剛從車站跑回來的。難道教我又讓牠們跑嗎？

瑪霞 您還有別的馬呀。（看見父親一言不發，於是揮揮手。）跟您打交道一輩子都不成的。

梅德兼科 我可以步行的，嗎。真的……

波黎娜 (嘆息) 在這樣的天氣，步行……(坐到牌桌旁邊) 來罷，朋友們。

梅德兼科 也不過十多里路。再見。(吻他妻子的手) 再見，媽。(他的岳母勉強伸出手

來，給他親吻。) 我決不想麻煩誰，可是小孩子在家裏……(對大家鞠躬) 再見……

(偷偷摸摸似地，走了出去)

尙拉葉夫 他儘可以走得。他又不是個將軍老爺呢。

波黎娜 (敲着桌子) 來罷，朋友們。別耽擱時間，一會兒就要開晚飯啦。

尙拉葉夫，瑪霞和多恩都坐到桌上來。

伊琳娜 (對特利哥林) 當那漫長的秋夜到來的時候，我們老是在這兒玩「洛托」

的。你瞧，這還是我們做小孩兒的時候我們的媽媽跟我們玩兒的那副牌呢。你也玩

一會兒再吃晚飯吧？(和特利哥林就坐) 這玩意兒確是怪沈悶的，可是，習慣了以

後也還不壞。(給每人分三張牌)

特里勃列夫（翻着雜誌）他祇讀過他自己的小說，可是，我的一篇他連載也不會裁開。（順手將雜誌放在寫字台上，走向左門；走過他母親的時候，他吻了她的頭。）

伊琳娜 那麼，你呢，科斯蒂亞？

特里勃列夫 對不起，我不大想……我這就出去了。（出）

伊琳娜 十個戈比一注。給我押上，大夫。好嗎？

多恩 好的。

瑪霞 都押好了嗎？我開牌啦……二十二。

伊琳娜 好的。

瑪霞 三！

多恩 好！

瑪霞 您打三八八十一！

尙拉葉夫 慢點，慢點！別忙！

伊琳娜 在哈爾可夫，人家多麼熱烈地歡迎我！我的天！就是這時候，我還覺着頭昏昏的。
 瑪霞 三十四！

（幕後，憂鬱的華爾茲曲彈着）

伊琳娜 學生們給我來了個盛大的歡迎會……三個花籃，兩個花束，還有這個，你們瞧。
 瞧。（從頭上解下一個鉤針來，放在桌上）……

尙拉葉夫 不錯，倒是個玩意兒……

瑪霞 五十！

多恩 剛剛五十？

伊琳娜 我給自己打扮得漂亮極啦……別的事情也許我並不怎麼在行，可是，我總相

信我對於打扮是不會很差的。

波黎娜 是科斯蒂亞在彈着鋼琴；他心裏難過呢，可憐的人。

尙拉葉夫 別人在報紙上把他罵得一文不值。

瑪霞 七十七！

伊琳娜 那有什麼關係！

特利哥林 他始終不大展得開。他還沒有抓到他自己的表現的手法。總像有些古怪，模糊，有時，幾乎好像夢話。一個活的人物也沒有。

瑪霞 十一！

伊琳娜（看索林）哥哥，你無聊得很吧。（稍停）他睡着啦。

多恩 實授參議員睡着啦。

瑪霞 七十九！

特利哥林 如果我是住在這樣的地方，住在一座湖的旁邊，你們以為我不會寫作麼？怎麼也得克服這種寫作的慾望，一心一意釣魚去。

瑪霞 二十八！

特利哥林 釣鱸魚該多麼有趣！

多恩 老實說，我倒很相信康斯坦丁·加里洛維奇。他真有點兒玩意兒！真有兩下子！

用形像來思索；他的故事是活躍的，充滿色彩，非常令我感動。可惜的是他還沒有一種確定的目標。他祇是創造了一種印象出來，印象而已，可是，祇有一種印象，那到底是不能深入的。伊琳娜·尼古拉葉夫娜，您的兒子成了一位作家，您高興嗎？

伊琳娜 哦！你想想，他的東西我連一篇也沒有讀過呢。我沒有時間！

瑪霞 二十六！

（特里勃列夫靜靜走入，在寫字台邊坐下。

尙拉葉夫 波里斯·阿歷舍葉維奇，咱們這兒還給你保留着一件東西。

特利哥林 一件什麼？

尙拉葉夫 康斯坦丁·加里洛維奇打死了一隻海鷗，您叮囑過我給您保存起來的。

特利哥林 啊？我不記得（思索）我不記得！

瑪霞 六十六！一！

特里勃列夫（推開窗戶，諦聽。）多麼黑暗！我的心怎麼這麼不能安靜。

伊琳娜 科斯蒂亞，把窗關上。風大着。

〔特里勃列夫回雷。〕

瑪霞 八十八！

特利哥林 我贏了！

伊琳娜（快樂地）好極啦，好極啦！

尙拉葉夫 頂好！

伊琳娜 走運的人終歸事事走運。（站起來。）現在咱們先吃點兒什麼罷，咱們的偉人

今兒整天還沒有吃過一餐呢，吃了晚飯以後再接。（對她的兒子）科斯蒂亞把稿子丟丟，一塊兒吃飯去罷。

特里勃列夫 我不想吃，媽媽，我不餓。

伊琳娜 那就隨你罷。（推醒索林。）哥哥，吃晚飯啦！（挽住尙拉葉夫的手臂。）我還要

告訴你，人家在哈爾可夫給了我多麼熱烈的歡迎。

波黎娜吹滅桌上的蠟燭，於是和多恩推着索林的車輪。大家由左門下，祇有特里勃列夫留在台左坐在寫字台上。

特里勃列夫（打點寫作；將已寫的重讀一遍。）我成天說着什麼新的形式，可是現在不知不覺，我也陷到一種傳統裏頭去了。（讀着原稿）「牆上的招貼就宣稱着……蒼白的臉面襯着黑色頭髮的背景。」「宣稱，」「背景。」這都笨透了。（劃掉。）我要從主人公被劈拍的雨聲驚醒的時候寫起，其餘的全都刪掉。月夜的描寫，也太長，太累贅。特利哥林已經發現他自己的一套手法了，所以無論什麼，在他都很容易。對於他，破瓶的頸子在堤上閃光，風磨的巨輪投下了一道黑影——那就已經表現了一種月夜的情景。可是我呢，顫慄的笑影，星星們溫柔地震着眼睛，遠遠的地方有鋼琴的旋律，在靜寂芳香的空氣裏，漸漸消逝……唉，這真令人苦惱！（稍停。）我不由得要相信起來，這並不是新形式和舊形式的問題，要緊的是一個人寫作的時候

應該根本不會想到形式，而是作品自由自在地從靈魂裏湧了出來。（靠近寫字台的窗戶，似乎有人輕敲。）是什麼？（看窗外。）什麼也看不見……（開玻璃門，看看花園。）有人走下了階台。（叫。）誰在那兒？（走出，可以聽見是在露台上急促地走着；半分鐘後攜着寧娜一同進來。）寧娜！寧娜！

寧娜將頭依在他的懷裏，忍抑地啜泣。

特里勃列夫（感動）寧娜！寧娜！是你……真是你……好像我已經有了豫感似的，整天我的心痛着，不能安靜。（除下她的帽子和披肩。）啊，我的甜蜜的，我的寶貝，她到底來了！咱們先別哭，別——哭！

寧娜 這兒有人。

特里勃列夫 一個人也沒有。

寧娜 把門鎖上。許有人會進來。

特里勃列夫 誰也不會進來。

寧娜 我知道你母親在這兒。把門鎖上。

特里勃列夫（先鎖右門，然後走向左門。）這門上沒有鎖，我拿把椅子來攔住。（拿一

把靠背椅子將門擋住。）別怕，誰也不會來的。

寧娜（瞪視他的臉面。）讓我好好地看看你。（環顧。）這兒很溫暖，很美……從前，這兒是客廳。我改變了許多吧？

特里勃列夫 是的……你瘦了，你的眼睛也大了。寧娜，我現在還能看着你，該是多麼奇怪呀。你爲什麼不讓我去看你？你爲什麼這麼許多時候都不來？我知道，你到了這裏已經快一個星期……每天，我幾次跑到你那裏，我像一個乞丐似的站在你的窗子底下。

寧娜 我怕你會恨我。每晚我夢見你望着我，不理我。你可知道自從我來到以後，我不知道多少次曾在這兒走來走去……在這兒，在這湖邊。多少次我走到了你的屋子的近旁，但是怎麼也沒有勇氣進來。我們先坐下罷。（他們坐下。）讓我們坐下，讓我們談

談。這兒很美，很溫暖，很舒服。你可聽見外面的風吼？在屠格涅夫的小說裏，有過這麼一段話：『在這樣的夜晚，坐在家室的蔭蔽之下，有安全的，溫暖的一角的人，是有福的。』而我，祇是一隻海鷗……啊，不是……（揉揉自己的額角。）我纔說什麼？是的……屠格涅夫……『上帝幫助那些無家可歸的流浪者罷！』……沒有關係。（啜泣。）

特里勃列夫 寧娜，你又哭了……寧娜

寧娜 沒有關係。哭一哭，對我倒反好些……我有兩年沒有哭過了。昨天，深夜的時候，我到花園裏來，來看看我們的舞台是不是還在那兒。我們的舞台竟還立在那兒呢。兩年以來，我第一次哭了，這一哭，減輕了我心上的重壓，讓我感覺輕鬆了許多。你看，我已經不哭了。（握住他的手。）那麼，現在，你是個作家啦……你是個作家，我是個女演員……我們兩個，也一樣給捲進這個漩渦裏來了。我是快樂地生活過來的，像小孩子似的——清早醒來，就唱着歌，我愛過你，夢想過名聲和光榮，可是，現在呢？明天

清早，我就得去葉勒茨，二等車，和農民們在一塊兒，到了葉勒茨以後，那兒受過教育的商人們又會不斷來注意我，來麻煩我了。人生的路真是崎嶇啊！

特里勃列夫 爲什麼到葉勒茨去呢？

寧娜 我已經接受了合同，在那兒出演一個冬季。這是該去的時候了。

特里勃列夫 寧娜，我咒詛過你，我恨過你，我撕過你寄來的信和照片，但是，每一分鐘我都意識到我的靈魂永遠是緊緊地依戀着你的。寧娜，拋棄愛你的念頭，那是超出我的能力以外的。自從我失掉了你，自從我的作品得到了發表的機會以後，生活對於我已經變成不能忍受——我苦惱死了……似乎是，我的青春一下子就給剝奪得一無所有，好像我已經活過了九十歲了。我呼喊你的名字，我吻着你所會走過的土地；無論我朝哪一面看，我好像總是看見了你的臉面，和那照耀了我一生最好的日子的溫柔的笑容……

寧娜（迷亂地）他爲什麼這麼說，他爲什麼這麼說呢？

特里勃列夫 在這世界，我是孤另另的，沒有任何的情愛來給我溫暖。我是好像在地窖子裏一樣地寒冷，無論我寫什麼，也全都枯燥，生硬，陰暗。留在這裏，寧娜，我求你，或者，讓我和你一同去！

〔寧娜急忙戴上帽子，披上披肩。〕

特里勃列夫 寧娜，這爲什麼？看在上帝的份上，寧娜！（看看她穿戴起來；稍停。）

寧娜 我的馬在門口等着我。不要送我，讓我一個人走……（含淚地）給我點兒水。

特里勃列夫 （給她水。）你現在到哪兒去？

寧娜 到鎮上去。（稍停。）你母親在這兒嗎？

特里勃列夫 在……星期四舅舅病得很厲害，我們打電報請她出來的。

寧娜 你爲什麼說你吻着我會走過的土地？我真該死呀！（斜依着桌子。）唉，我是多麼

疲倦。如果我能稍稍地休息……稍稍地休息一會兒啊！（抬起頭來。）我是一隻海鷗……啊，不是的。我是一個女演員啊，好罷……（聽見伊琳娜和特利哥林笑着

的聲音，她諦聽，於是，跑向左門，從鎖孔裏窺望。）他也在這兒……（轉向特里勃列夫）啊，好的……沒有關係……沒有什麼……事實上他並不相信舞台，他時時笑着我的夢想，一步一步，連我也失掉我的信心，失掉我的勇氣了……以後，我受盡了愛情和嫉妬的折磨，並且，不斷要爲我的小孩子擔心……我變得瑣細了，小器了，我的演技也笨拙了……我不曉得怎麼安置我的一雙手臂，我不曉得怎麼站在台上，我也不能控制我自己的聲音。你真不會了解，當一個人自己明知自己的演技不美的時候，那種心情該是多麼難受。我是一隻海鷗，啊，不是……你可記得你射死過一隻海鷗？一個過路人偶然走來，看見了牠，祇是爲了消消遣，就把牠毀了……真是

一篇短篇小說的題材呢……啊，不，其實……（揉揉自己的額角。）我剛說什麼來？是的，我說的是舞台。現在，我可不像先前那樣了。我已經是一個真正的演員，我歡喜地，熱情地演着，一走上舞台我就感覺着迷醉，感覺着我自己的光榮。自從我到了這兒來，我會不斷走着，想着，我想着也感覺着我的靈魂是一天比一天變得更堅強了。

現在，我纔知道，我纔明白，在我們的工作裏頭——無論是演戲或者寫作——科斯蒂亞，要緊的並不是名譽，不是光榮，不是我以前所夢想的一切，而是要知道怎麼樣忍耐下去。把自己的十字架背負起來，並且，要有信心。我有信心，所以，所有這一切並不能怎樣地令我傷痛，而當我一想到我的天職的時候，我也不害怕這苦惱的人生了。

特里勃列夫（黯然）你已經發現了你的道路，你知道你在朝着什麼路上走着，可是我呢，我仍然飄浮在夢境和幻像的混沌世界裏頭，不知道這一切對於任何人會有任何用處。我沒有信心，也不知道什麼纔是我的天職。

寧娜（諦聽）噤——我要走啦。再見。有一天，當我成功了一個偉大的女演員的時候，你要來看看我。答應我嗎？可是現在……（緊握他的手）啊，已經太晚了。我幾乎連站也站不住了……我又疲倦，又餓……

特里勃列夫 等一等，我給你拿些晚餐來。

寧娜 不……不要送我，我願意一個人自己走。我的馬就在近邊……嗯，你母親到底

把他也帶來了。對的，沒有關係。當你見着特利哥林，不要對他說什麼……我愛他！我

甚至比以前還要愛他……也是一篇小說的題材呢……我愛他，我狂熱地愛他，我

絕望地愛他。過去的日子是多麼好啊，科斯蒂亞！你還記得嗎？那時候，生活是多麼溫

暖，多麼快樂，多麼純潔，而我們的情懷也該多麼柔和，多麼美麗，像一朵朵的鮮花啊。

……你還記得麼？（朗誦：）「人們，獅子，鷓鴣和蒼鷹，長角的鹿，鵝，蜘蛛，住在水裏的

沈默的魚，和海星，和眼睛不能看見的一切生靈——一切有生之倫，一切有生之倫，

一切有生之倫，既已完成了他們悲哀的循環，都已經寂滅。千年，萬年，地球上而不會

產出生命，祇有這悽慘的月亮在空虛裏點着牠的明燈。草原上，不再有鸞鷲長嘯

聲而驚醒，菩提林裏也沒有五月甲虫的聲音……」（衝動地擁抱了特里勃列夫，

於是，由玻璃門跑出。）

特里勃列夫（稍停後）如果有人在花園裏碰見她，告訴媽媽，那就糟了。媽媽會心煩

的……

（他花了兩分鐘擱毀了所有的原稿，扔到桌下；於是，將右門的鎖打開，走出。

多恩（想打開左門。）怪。這門像是上了鎖呢……（走入，將靠椅放回原處。）原來是個障礙賽跑。

（伊琳娜和波黎娜入，後面跟着雅可夫，拿着盛滿酒瓶的托盤；瑪麗繼入，尙拉葉夫和特利哥林也跟入。

伊琳娜 把葡萄酒和波利斯·阿歷舍葉維奇的啤酒擺在這個桌兒上。咱們一邊玩牌一邊喝，坐下罷，朋友們。

波黎娜（對雅可夫）把茶也給拿來。（點燃蠟燭，於是坐向牌桌。）

尙拉葉夫（把特利哥林導至壁櫥。）我剛剛說的就是這玩意兒。（從壁櫥拿出已經製好的海鷗標本來。）這可不是您囑咐辦的？

特利哥林（注視海鷗。）我可記不起。（沉思。）我不記得了。

（槍聲一聲由右發出，大家震驚。）

伊琳娜（驚怕）是什麼？

多恩 沒有什麼。大概是我的藥匣子裏有什麼東西爆了。別着急。（由右門走出，半分鐘後復入。）可不是嗎？果然就是一瓶以太爆了。（哼）『我站在你的面前，再一次地迷醉了……』

伊琳娜（坐回牌桌。）哎呀，嚇死我啦。這教我回想了起來……（以手掩面。）教我的頭都暈了……

多恩（翻着雜誌的頁子，對特利哥林）兩月以前，這兒有篇文章——一封美國通信——「噢，我得請教您，還有很多個問題。（抱着特利哥林的腰，引至腳燈前面。）對於這個問題呢，我倒很感興趣……（放低聲音，低抑地）趕快想法子讓伊琳娜·尼古拉葉夫娜離開這兒。老實告訴你，康斯坦丁·加里洛維奇自殺了……